

中宗大王實錄

第九十一

0194248
4046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九十

四月戊戌朔領議政尹殷輔左議政洪彥弼右議政金克成等

啓曰留詔事前則遣大臣請留於碧蹄而今天使常觀使朝鮮

錄云龔天使所撰使朝鮮錄只載勤政殿私禮後受詔令大臣置後

殿之言而碧蹄預請之事不之錄也今當別無他言而頒詔後

天使入幕次遣某官告曰私禮前受詔以授大臣置於後殿前

有其禮云而觀其所為何如傳曰大臣之意必以為後例請留

於幕次則天使必無違拒也然恭為天使也敬皇帝之詔也

欲觀所為而遣人稟請似為未安頒詔後予當親進而請留天

使不聽然後後例而更請可也回啓曰臣等未及計料上教

允當又啓曰在 祖宗朝文官天使出來則必多聚能文之士

而不分庶孽今則能文之人之少有李希輔亦可贊助而臺諫

論啓希輔非但老手累經天使且敏於製述天使遊觀時臣等

亦參而天使做詩則不得已酬答必有贊助之人而後可臣等

及覆熟計啓之且韓山郡守李若水能詩之人亦足贊助而天使

在京必不多日也使之上來何如傳曰李希輔子已討之臺諫

雖論啓此非以希輔為華國也大臣所啓當矣李若冰亦如啓

○以遠接使蘇世書狀狀云二十七日本明起巖副使就正使

辭兩使日詔勅可以都授但讀詔後國王行謝拜禮受賜物又

行謝拜禮且以賜物告宗廟可矣凡人受賜必告家廟此中國

之禮也云李和宗問上使日皇帝幸湖廣然乎谷日去院曰以賜物告宗廟似合於禮而前無是例大臣及禮官處

議之可也○傳于尹啟輔等曰朝議留詔之時未及言之也讀

詔勅後行謝拜禮受賜物後行謝拜禮事追議以啓可也啟輔

等啓曰今觀遠接使書狀天使謂詔勅可以都授但讀詔書後

國王行謝拜禮受賜物後又行謝拜禮云臣等之意以為詔

勅都授者必指為合迎詔勅也而恐其詔勅賜物合行謝禮故

如是言之也以儀註觀之讀詔後有四拜禮受勅後二有以拜

禮天使所言必指此也然問禮官近當還矣待其來而問之更

議以啓賜物告宗廟前無是例矣天使必不更問也如或更

問則當以權辭答曰息慶至矣禮當告廟但大人留館故無暇

於告徐當為之也云似當傳曰謝拜事待問禮官之還更
議可也告廟事天使必不更問雖問之只以息慶至大禮當告廟
為辭而廟不必言徐當告之之意也予相對之時雖更言告廟但
當應之曰皇息固極禮宜告廟云可也○上御思政殿將親觀
習儀都承旨黃琦等及各執事官俱詣閣門外○政院啓曰世子
行酒習儀時隨叅事朝已傳教矣但世子請宴習儀弼善隨叅
而今日則世子只行第二爵而已弼善無所屬之任且世子行酒時
則侍講院官真不可在坐何以為之傳曰世子請宴習儀今日
亦為之無妨然則弼善亦可隨叅也黃琦啓曰聞韓淑進儀註
後天使無可否云然則問聖躬禮不須為也然為習儀何如傳曰
問聖躬禮天使若不言之則不須先為也然習儀而不用固為
無妨○行請宴儀傳于黃琦曰以常禮言之則既行中杯禮後
請以連進而不聽然後可止今為此儀何如回啓曰一時尊敬
之事也為之無妨尹溉曰請連進而天使若以為無禮文之事
不可則為以何以為之傳曰答以依命可也○行酒禮將畢黃琦

啓曰回杯天使不欲則不須強請也不然則不得已為之也為習儀何如傳曰於此時可為也○王世子行第二爵儀畢黃琦啓曰世子行酒時則自 上當 謂天使曰寡人當坐受請大人亦坐云而今忘不為此禮宴享時則當有此禮故敢啓傳曰知道○政院啓曰唐臯謂陪臣行酒當立俺等之前則背於 殿下云故其時傍進之儀有之龔吳時亦依此例傍進事有傳教而無儀註今天使見儀註後雖無可否而習儀則為之何如傳曰如啓○行王 子 請宴儀黃琦啓曰世子至大平館則天使必出迎中門矣今為習儀何如 且坐位天使當北壁世子當東壁而今則殿坐處假天使不可背立何以為之 且累巡行酒儀則世子久立未安何以為之傳曰天使出迎之儀為之可也殿坐處背立為難則分東西只為行酒儀可也爵數多而世子不可以立則權宜平坐可也○傳于政院曰世子請宴時天使出迎於中門似為未穩其更相考以啓回啓曰儀註中無天使出迎之儀但膳錄有出迎板牆之言侍講院膳錄則世

子詣天使請出云莫知其然也傳曰今則依膳錄為之無妨但天使豈有為世子而出迎之理乎雖以此習偽而更詳究行之可

也○已亥政院以遠接使蘇世讓書狀書狀二寸八日平明上使請

繞行數有下皆著雨具至車輦館雨發行到林畔館設宿

所兩使曰春日正長兩館相距不遠且恐下雨益滯行期自今

無妨頭目等欲速行跪告雨使臣亦商量一各官去年失

農人畜飢餓路傍人家多有空虛今方農月剛括男丁出站待

候今考耕惟失時則今年農事至為可慮莫若因其所請巨答

兩使云自定州新安館以及所經館舍大小皆同大人等若欲

速行則宿所日期當對酌書示今朝書示兩皆曰甚當或下

計料不燕十日八京入啓曰遠接使初云天使十六日入京

而今又云初十日入京日用諸物上送期限皆以十六日馳諭

中外而今又以十日入京勢不可進退急令駙騎分馳下諭何

如傳曰觀此書狀遠接使迫於勢不得已如此也然因便延留則至當而今已至此奈何其速馳諭○傳于政院曰凡宴享予與天使俱立之時則捧盤果者不須跪而就坐則跪捧可也○傳于政院曰天使來而幸欲投壺則不可不預備也龔吳時捧盤果者於上前則跪而進之於天使則立而進之以致其怒且

茶禮時執鍾而就坐於此時捧盤果者立而不跪不可也回啓
曰投壺事臣等亦已計之而用弓房所藏之壺有膳錄故欲用

之也○庚子往于政院曰初十日天使入京則其日為下馬宴

十一日為翌日宴十二日為勤政殿請宴可也而勤政殿則頒

詔時天使見之矣慶會樓幽僻之處天使必欲觀之矣十二日

慶會樓請宴而十三日為勤政殿請宴可也天使若欲謁聖則

謁聖後世子請宴可也十五日為遊觀漢江可也前天使藥用

時遊觀未洽孟希謁聖後游觀故吳故後日又遊觀也今則專日而

游觀侍之從容愜洽可也○傳于政院曰丁酉年慶會樓請宴

時天使觀樓上矣凡事不得預知而臨時猝辦則必多窘矣今

日預為樓上習儀而單抄妓工使知進退之節可也○問禮官

韓淑復命上引見於思政殿韓淑曰去三月二十六日天使

越江迎詔後天使出坐大廳通事等初入行拜禮則天使謂

禮官來乎對曰已來矣曰問禮官先入可也臣即入行拜禮而

進儀注兩使搜覽良久曰州官之行禮亦在於此乎臣答曰王京

迎詔之儀註也州官之禮不在於此矣兩使曰知道爾可在外
而伺候也明日兩使出坐大廳臣令李和宗請曰問禮官所進
儀註不知可否也兩使曰國王受詔書而行拜禮讀詔書而後
行拜禮且欽賜彩段告宗廟可也臣答曰此甚合禮而但本國
無是禮也兩使曰汝國必不知此禮而不行之也常人凡有恩
慶必告家廟此乃通行之禮也汝國若不常行則俺等非欲強
使之行也儀註則徐觀而若有誤處則入王京當言之也臣答
曰然則伺候於前路乎兩使曰先往王京可也於是臣辭退
上天使謂徐觀儀註入京而當言其可否云然則待其畢觀而
後有所處置乎淑曰臣之意天使常觀使朝鮮錄儀註之事俱
載於錄天使必已見也淑又曰天使初欲越站而行遠接使以為
一駝人馬俱困驛卒時時顛仆越站而馳勢不能支故留住緩行
以十八日磨鍊而書宿所以進則兩使曰俺等之意欲十四五日
當抵王京而今見書記只留住二三日當依此指示云兩使又諱
李和宗曰汝國文獻之邦事皆合禮而龍亭低足香爐用沙殊不

合禮云縣邑各有安詔勅小倚而不用置諸龍亭搭行之宜乎
低足也淑又曰天使謂入王京當可否云而令臣先往候之未知其
所為也 上曰天使未及到而若招問禮官則必不及歸也今
往開城府而俟候何如恐或有所言之事淑曰兩天使性皆溫雅
上使則寡言副使則多言嘗聞中朝人有尊己之人在座則不敢
多言而此則不然上使亦有觀副使氣色而為之之意 上曰平安
黃海兩道經過使命支供之侈費驛從之濫率有所聞乎淑曰臣
下去時祇受書狀擲奸豐饒
濫率之弊於開城府遠接使先往而多有檢
治一路支供驪從皆從省約與前不同別無所聞見 上曰
驛騎之困悴幾許淑曰驛騎之困瘁不可形言臣奉命下
去而僅得疲羸之馬每以顛墜為恐至於驛率多殘忍不可
見僵仆而有不能走問之則或曰朝不食或曰夕不食○傳于
政院曰今聞問禮官之言天使謂當徐觀儀註而言其可否云
夫王京云者豈謂慕華館迎詔時與勤政殿頒詔時乎必指近
京之而處而言之也雖令問禮官先歸王京而京則不可矣 竢

候於開城或碧蹄而天使若問則入謁何如與禮官議啓且欽

賜彩段告 宗廟事問禮官答以無是禮云予思之以禮當答

之也并議啓龔天使時五拜三叩頭儒生迎詔勅之禮前呼不

行而從天使所言則天使喜之而誇張於中朝云今若謂天使

曰以皇賜告 先祖弊國雖無其禮而大人之言固合於禮當

依命云則天使必喜之回啓曰大使若不意而招問禮官則處

之難矣先往開城府不謁而俟候上教允當然當與禮官議

啓告 宗廟事亦大禮也與大臣同議何如但前丁酉天使龔

欲為南北坐或 殿下南而天使北於勤政殿則無或天使

南而殿下北於大平館則天其時以不可坐詔使於南行

為辭而拒之然使朝鮮錄謂勤政殿闕庭方撤故東西相向其

國以左右為順而尚東西外此別宴則正南北相向之禮云以

此觀之則似已行南北坐之禮矣今天使若臨時欲為此禮則

對之實難令弘文館博求禮文東西相向之禮以備應對之辭

何如請與大臣同議且見謄錄辛巳年唐臯謂陪臣行酒當立

於俺等之前則背於殿下云故其時有傍進之議龔吳時亦
依此以傍進為習儀正宴之日傍進與否未可知也然預諭此
意於行酒宰相何如傳曰知道○領議政尹啟輔等啓曰天使
時李希輔以製述官當隨參而前為堂上之人假著冠服於事
體未安請付軍職何如且速接使所次之詩令謄書上送何如
自 上當覽而朝廷亦可觀其所為也傳曰如啟啟輔等又啓
曰南北坐事中朝士大夫私宴時常為此禮云此不知據何禮
而為之也龔吳謂鄉飲酒有此禮云而考之則無可見之處請
令弘文館博考大明會典杜氏通典儀禮等諸書而後更議何
如欽賜告 宗廟事以前日傳教皇恩因極當以告 廟之言
為辭至當答之之辭無過於此但前日未見使朝鮮錄而以頒
詔後天使入幄次遣官請留啓之而自 上有親請之教今見
此錄所謂是日乃頒詔之日也以此言之先遣官預曉請留然
後自 上親請似可若不預曉而經進請留天使不應則處置
實難矣答曰南北坐告 宗廟事知道請留詔時果然親請而

天使不肯聽從則處之難矣雖然天使在咫尺之地遣官請留則天使意以為倨然也當遣承旨告之曰詔書鎮國之寶也自古詔使莫不留之而遣官請留未安故寡人相會時欲親請云則天使之意可以知也○傳干政院曰世子請宴儀註謂行中盃禮時世子受上使之杯就揖於副使而還至上使前揖而飲云夫不揖於上使而先揖於副使似為不便故予則雖有此儀註而亦揖於上使然後就揖於副使矣今聞世子之言依儀註為習禮云此不當矣其言于侍講院且世子請宴時天使北壁世子東壁此乃元定禮也至於第二爵行酒時如他宗宰而回去酒亭後傍進事并言之可也○禮曹啓曰聞天使多做詩云製述官已多差出而前司成張玉學官沈義前檢閱南虬年生負申潛進士金麟厚或為閑散或為儒生故不與焉出給文武樓皇華集與前差出製述官依韻多次以備其用何如傳曰如啓○有星見于三台星上台下形體如彗尾長一尺許○辛丑傳曰今觀內外觀象監單于三台星有彗氣云此非他星變之

比變之大者也別定官負使之測候可也○傳于政院曰天使
初八日當宿開城府矣是日乃觀燈之日也開城古都必有此
俗中朝則上元觀燈我國則八日觀燈國俗同開固無所妨然
天使若見而問之則何以對之此在計外之事必不知之下諭
開城府可也○義州迎慰使丁玉享復命 上引見於思政殿
玉享曰去二十六日天使越江入州館至五里程下轎乘馬而
來坐大廳遠接使先入行再拜禮臣次入行禮仍進曰 殿下
問安上使荅曰多謝副使亦然時日已昏矣又進庭排贈物件
兩使曰未見國王物不可受而禮單則當受云茶禮後臣先進
迎慰爵各二盃而相揖就坐臣先出行酒酌以金杯進于上使
上使飲畢後飲臣以銀盃而不執臺也副使亦然兩使皆不好
飲纔至口而即執盃行揖令頭目持空器來而瀉盃中之餘酒
然後更揖而退臣不即行酒於遠接使而又 進完杯於上使
欲待讓爵於遠接使而天使受爵不讓矣遠接使行酒亦然
而罷時夜已分矣且臣退而進呈衣服錄記於上使之房上使

之房上使曰不會面國王不可受云又進於副使前副使問朴
址通事以前例址以有例答云副使曰前來詔使受乎否乎址
答曰俺則不知李和宗知之副使將問於李和宗遼東頭目高
崇私謂和宗曰當答以受有前例云於是兩使畧議於房而未
及詳知也又進頭目贈給單子則天使已入帳內而未得其可
否也明朝兩使出坐大廳王親進請曰物雖薄禮則古也若大
人不受則深恐 殿下之缺望也答曰不見國王俺等則不可
受而頭目則當分給云於是上使頭目贈物則列諸東廊上副
使頭目贈物則列諸西廊上兩使共執頭目簿記呼名分給而
子弟頭目則即持入天使之房不行謝禮其餘頭目則皆扣頭
拜謝 上曰天使氣度何如王亨曰上使則溫雅而寡言副使
則寬濶而多言上使常不言而顧副使以副使言多支離而不
知其為何言也凡饌物無所下著而惟喫栢子又自出小器而
食之不知為何物也明朝副使就上使寢房上使坐內副使坐
外共做鴨綠詩而入袖不出云王亨又曰一路困弊平安道尤

甚馬不食豆人不食粟人馬俱困掃境供頓事在不已而勢呀
難支矣 上曰赴京之使頗多而天使又來西方之事至為可
慮王亨曰赴京使回還時迎逢軍馬遠入遼東遲滯伺候夏則
為人所掠而不得取草冬則累經寒凍而不可堪其苦西方一路職
此尤困臣意令赴京使回還時過山海關而令通事先諭其期
以除預入預留滯之弊也○傳于政院曰今聞丁玉亨之言西方
飢困不可勝言迎逢軍馬於伺候令赴京之使回還之時至
遼東而通諭其期則往復之間使臣久滯遼東矣至廣寧而先
諭其期則自彼而來者不至久滯自此而入者不至久候甚為
便當明日大臣處議之可也○憲府啟曰禮曹叅議曹光遠前
日敦寧府都正有闕捧其父繼商簡而入望以堂上文官忍為
如此之事至為鄙陋六曹叅議不合請逆答曰曹光遠以有識
之人實為此事則至為非矣如啟○日暈彗星見三台上台星
下尾長尺餘色白○壬寅傳于政院曰近日予因感冒以不御
經筵而又有星變且天使接待多有所議之事欲延訪三公具

速命招領議政尹啟輔左議政洪彥弼右議政金克成等承
命詣閣門外 上出御思政殿謂啟輔等曰彗非小變自古
以為非常之變夫變不虛生人雖不知而天則先知去奸之後
朝野小以和平然毫忽之間恐或致大患也更加修省何如啟
輔曰天之示變惟彗為大恐懼修省以盡銷弭之道可也但聞
諸金安國曰上台者皇帝之象也其下有氣者后妃之象也以
此觀之似非我國之變也然而修省之道則不可少弛也彥弼
曰彗出三台逼近紫微其應當速臣實驚恐大抵事變之作隱
於未形固不可知然自 上當修省而下亦恐懼可也近者白
虹貫日又有此星變而西北空虛赴京使臣頻數不絕欽問使
亦欲停止而不得也軍馬俱困若出兵變其何能為至為寒心
上曰彗之為變大矣君臣上下同懼共修若應在朝夕然可
也豈可推諸上國而莫之憂乎西方之事至為寒心前後赴京
之使在呀不已而皆非無名之遣也但內外固有輕重今日朝
廷似無可言之事也恐小人無世無之國家少寧則伺間逞術

布其爪牙其勢既成而終至難圖前日之安老是也見其幾微而早圖其根則不至紛擾矣然人主深居九重安得而知之克成曰事之至難無過於此在無事之日雖有識其機者一出其言而舉世怪之赫特今時自古而然也上曰臺諫被論則固不可在職然以不緊之事而一時盡適則小人所以乘其隙也去其異已而布其腹心此其時也臺諫固不可紛紛輕適也殷輔曰臺諫之中或有指論而摘言則自不得苟處也若以微事而輕適臺諫則言也不重矣上曰為臺諫者見巨害畏縮不言則所關重大不得已適之不然而一時盡適則其末也少人得行其宵臆矣彥弼曰天鑑如此小人所不得行之時也夫小人居閑而不知萬目之所視隱其所為而自以為得時人主而苟不偏信則豈得以逞其術乎今之上下每以近日之事為慮可矣上曰天使常觀使朝鮮錄云接待之事不可異於前日龔吳時也如散步後苑觀火等小節之事不須強請也但其心以為待之不如龔吳而其還朝也龔吳亦用之則必怪之

金安時

矣處之實難然天使若不自請則終不開端乎殷輔曰使朝鮮錄
天使常自披見凡接對之事不可異於龔吳時也聞副使性燥
易怒云龔吳之問不問雖不可必而在此不生怒亦不可預料
也但上體平復未久慶會樓雖極暑而猶寒樓上則尤是多
風之處今已孟夏日猶未暖以宴樓上實為未安且周行後苑
則恐多勞動天使若不自言則不請何如上曰大抵天使來
則勞動之事多矣豈以散步而有所加損哉若不設慶會之宴
則散步觀火等事自不為也彥弼曰遼東頭目高崇從天使來
我國者非一再矣所見不同於前日則必恠之矣大抵慶會樓
非如常一也臣嘗赴京時華人皆稱之今來天使亦必知之矣
若不設慶會之宴則似有輕重且凡宴會客歡樂則主人之心
安客不歡樂則主人之心亦不安也但上體平復未久周行
後苑恐或過勞然自上聲嘖之氣猶見於言語之際以此權
辭於天使至於中道而止非誣飾也其不設慶會之宴則以
難也上曰散步之事豈有規矩雖不請固為無妨也殷輔曰

洪武禮制主客東西之坐明甚矣所謂使者居東而本處官居西者乃接待詔使之禮也非鄉飲之禮而又高皇帝之遺制也據此為辭則使者辭窮矣彥弼曰自前天使未及越江常不做詩今則多做云是必預做而來也終輔曰皇華集已騰播中朝凡游觀之所及一路可詠之處必昭昭易見而做之也且聞一出八首云若不預做則跋涉之勞豈能即做八首乎 上曰與吳襲之詩何如彥弼曰臣不多見未可知也然去時釘 吳之詩不如襲今則華之詩似乎襲而薛之詩過乎吳矣然非臣所敢知也○遠接使書狀初一日末時天使自嘉山而發到拱江亭小留下船招臣同坐而渡又到清川江與臣同坐而渡州官等到江邊迎詔兩使乘馬而入臣與迎慰使尹仁鏡各行酒許令人傳杯飲一盃而罷方宴時頭目曳一人而入於其笠即僧人也兩使招朴址問曰和念經乎朴址曰不能又問汝國有相面人道士乎朴址曰無有兩使見僧人欣然而笑使令頭目還亭出外此僧即百祥樓前天五寺居僧也兩使細觀效樂副使問通事李昂曰汝能解聽歌聲乎昂對曰不能且聞草笛聲令頭目往見之頭目來告吹之狀初二日平明起寢朝飯各做詩出示上使五首副使九首即向百祥樓立觀後騎馬而行上使頭目劉玉得病到肅川不能騎馬上使令李和宗請曰可以擔歸臣答曰雖擔歸恐加勞病請調于此當令州官盡心救治頭目不願退留造輿擔來令醫官給藥救濟兩使一行諸事略不顧念唯以吟哦做詩為事夜不眠曉頭暫睡即起

寫詩到平壤五里優人呈獻迎來使往轎久立觀之上普通

院改著冠帶而行至山臺前佇立觀望八州出坐大廳前見童

妓之舞廟行四拜禮又往檀君廟行拜禮後往練元亭觀式十州

箕子廟行四拜禮又往樂觀日暮還坐大同館大門外階上觀山臺

官等皆多中兩使樂觀日暮還坐大同館大門外階上觀山臺

雜戲日且昏暮令舉火明之忽舉山臺松葉間失火火焰衝天

連虎風月樓西疾雨使或坐或起親督滅火餘焰尚熾山臺

行皆燃燒上使登快我亭副使出坐大門臣親詣請曰連燒家

舍處無之如此空地山臺一燒無妨因勸入安處副使入大廳

與上使同坐以觀火勢臣又請入安處兩使曰火不盡滅則何

心安寢明日亦安能發行即出大門外階上令頭目等用長繩

牽曳倒之且謂真日汝若有功多有賞物頭目等齊應而去

須史盡力削之在地之火則令削出居人一時發滅三更兩使

火由已深懷不平雖下于尹殷輔等曰今見書狀山臺失火天

反覆開說專不釋意

侍勞動當遣問慰曰空地失火不至延燒無以為驚云何如且

天使見火之熾令頭目救之曰當有賞物云客裏何以能賞下

送所給之物何如殷輔等回啟曰山臺失火兩使勞動不安遣

官問慰上教至當救火頭目亦送物分給至可傳曰即日

裁遣右副承旨河繼先致其勞動之意兼致所給之物可也○

傳于政院曰人有驚動之事其時則用心故不知有傷而既久

則其病乃見矣山臺失火天使驚動幸中路氣不平則待其馳

啓然後送醫似緩今承旨下去之時率朴世舉以行治其頭目
之病而天使有不平使登時救藥何如回啓曰既治頭目之病
又看天使之病則無委送之意且聞天使之有不平則不可不遣
醫而所遣之醫又無如朴世舉者何以為之傳曰慮天使之或
有不平而欲登時救藥果如其勢如此則徐觀而為之可也○
癸卯定州別迎慰使閔齊仁復命 上引見於思政殿齊仁曰
三月二十九日天使入定州做詩良久進夕飯後出坐大廳臣
入行再拜禮州官等行禮兩使入寢房臣請設迎慰宴初昏兩
使出坐臣與遠接使行禮因曰 殿下問安兩使答曰委遣內
臣遠來問候入京當面謝云於是行迎慰宴妓樂方入庭遠接
使請曰此乃土俗聞大人一路多禁遏婦人故惶恐取稟上使
抬問頭目以前例頭目答以有例於是用之妓舞列於楹外而
上使命舞於堂中至倚椅而觀之兩使皆不好飲杯纔至口而
馮餘酒於空器臣又進贈物抄記兩使共執點視曰多謝厚意
受此抄記則無異受物物則不可受云次進頭目贈物抄記兩

使曰當分給天使入京之日遠接使初以十八日定之而定州以西人馬俱困且天使欲促行則其還必速速則秋事可望故不延留其越站之行也問李和宗以天使行止則和宗曰子弟頭目皆言天使入京不過留二三日矣上曰天使所做之詩遠接使皆次耶齊仁曰天使出示則無不次也上曰天使之所做遠接使之所次謄送事曾已下諭而未及來也齊仁曰天使多做詩定州所做至二十餘首遠接使獨次其額又有書狀等諸事夜不得就枕必無暇未及騰送也臣久在定州聞之或言驛騎疲弊供頓勞費至於閭閻牛馬寸寸僵仆人或有所擔馬載之物而往來者問之則乃內地出站待後天之人也色鍾之色滿於人面往年田穀失秋牛馬冬不食豆疲羸之狀不可形言或愁嘆之曰天使出來而赴京之行連綿不絕終不能支將散去云平安黃海兩道皆然而定州以西尤甚至十家九空村落蕭然矣上曰平安之困弊已極矣赴京之使在所不已而西方之事至為可慮恤民之事更加留念可也齊

仁曰使客之豐侈飲食則頓無前日之弊一客所供之饌至分供三四客其除弊則多矣終始如是則其除弊豈偶然哉○傳于政院曰奉命之使經過縣邑不佞支供之意平安道則屢已戒諭故一路之弊小似除矣他道則雖欲下書戒諭其於奉命之經過守令之懦弱者畏其見怒或有不能儉約者然自有公議徵一戒百則豈無少補哉此意政院其知之○傳于政院曰天使支待他道則只有供億之費而不見迎送之勞似不失耕種之俟也平安黃海兩道則正農之月耕種不失其時然後可望其有秋而事至於此其為慘怛可勝言哉因他事下書曰天使過是邑則次邑耕種過次邑又次邑耕種使無失其時可也○傳于政院曰西方一路赴京之使連縣不絕弊不勝言上下之所共念也非徒我國之一路遼東車兩亦不得登時而出云千秋使閏七月當入歸冬至使八月當入歸而千秋使則不可進退令千秋使與冬至使為一行則一路之弊必能少除矣三公入闕庭時議啓可也○諫院啓曰皇帝還駕後遣使欽問自上

事大之誠矣。但我國非內服之比。如慰謝常行之禮。則固不可廢。欽問起居。非外國必修之禮。雖不強舉。亦未有失。况西方一路困弊已極。勢不可支。凡可以得已之事。當一切停止。使民得蘇。且皇帝之幸。若不止此。而今乃開端。則後日無窮之弊。亦不可不慮。此雖有前例百餘年。久闕之禮。亦非必修之事。今雖不舉。朝廷亦豈有非之之理。於禮無失。弊則甚大。請勿遣。答曰。今者皇帝幸湖廣之事。是非傳聞。而親聞於天使之行。且欽問使之歸。有太宗世宗朝舊例。雖曰外國有例。則不可廢也。故欲令聖節使兼致起居之意。議于大臣。而大臣之議。有以兼問為簡。忽故別差。欽問之使。與聖節使為一行。以除一路之弊也。予亦未必欲別遣使臣也。適出於議。故欲遣耳。朝議不同。諫院亦啓之。當更議于大臣。○政院啓曰。丁酉年。自上欲北向。請留詔而李和宗以為北向。恭恭。今則東西相向。而請留乎。抑北向。立而請留乎。臣之意。東西相向。似不合禮。故取稟傳曰。丁酉年。欲北向。立而李和宗曰。中原以當面為不恭。然則東西相向。似當

矣此意議于大臣○傳于政院曰龔吳之時古文難解處遠接使時時相與確問今亦天使往返之間遠接使館伴亦確問古文何如議于大臣○親視謝恩貢馬於後苑○安州迎慰使戶曹判書尹仁鏡復命 上引見於思政殿仁鏡曰天使發自定

州當宿嘉山而過嘉山至安州渡清州江於舟上行茶禮入邑之時下轎乘馬入門之時下馬步行臣祗迎詔又祗迎天使兩使相顧笑語而入坐大廳臣行禮後進曰 殿下問安兩使答曰當面謝又謂臣遠來而迎勞之甚勤天使入房臣請行迎慰宴上使先出而見樽花亂插手自探看副使次出而與之揖禮臣進贈物抄記兩使就身臣行酒行兩盃退金杯而以銀盃飲臣副使亦然遠接使行酒畢臣等更請行酒天使辭以夜深神疲只酌四杯傳飲於坐臣等更請行酒天使辭以飲多與遠接使各行酒俄而兩使坐後有喧笑之聲問之則頭目等曳一僧而來也兩使問通事曰此僧念經乎在山間雖自念經言語殊異大人不得聞也又問曰此僧食肉乎答曰否又問曰汝國有相

面人乎答曰無有又問曰汝國有為陰陽地理說者乎答曰有
之又聞天使謂頭目等曰若見僧人必曳來云平安黃海兩道
人物寡少修理等事專辦寺僧至於排設樽花亦須僧手其僧
之見曳宜矣即日臣辭還兩使勞之曰昏夜安能行乎臣令通
事告以復命之意兩使還致問安面謝之意又勞臣遠行之勞
上使體瘦而踈淡有儒者之氣副使體充而寬濶大抵皆有和
厚之氣 上曰做詩乎曰遠接使謂在舟之時吟哦不已宴罷
後副使入房又做詩云西方飢困定州以西尤甚適馬不得登
時西成望絕民間以太斗山菜為食而其餘則草食猶不繼云
射官守令等不知天使之舉止而未即還官常平之粟亦不得
登時給散遠接使亦慮此事而令或落後而天使入安州宴將
罷問曰龔吳觀射乎遠接使即進曰欲請之久矣惶恐未敢耳
兩使曰今則暮矣後日早入之處當觀（政院以議政府戶曹
議入啓尹殷輔洪彥弼金克成尹任金安國丁玉亨金遂性議
北道寒苦戍役亦重各邑軍民日就凋瘵未見生生之樂緣有

法禁不敢逃離耳今若開端就食則必乘便隙相率流移致使諸鎮空虛無與守備誠非細慮以附近官數量數推移隨宜救活勿許就食為堂傳曰知通○夜彗星見於軒轅尾第二星尾長一尺許色甚微三更入坤方○甲辰尹殷輔議皇帝遠勞巡幸遣使欽問似合情禮但中朝以我國為海外藩邦予視同內服故凡有大慶大故例不通諭而我國只因使臣之回還始得聞之乃修慰賀之禮此實自上事大至誠而中朝人見我國使臣之數往不以為不得已而至有厭惡之色今則非徒我國西路困極中原各驛亦甚凋弊使臣往來之際必多住滯雖不遣使欽問恐未為失凡受詔勅必北向而詔書在北則請留詔時北向而立似合於禮但龔吳時以此為違禮而自 上東西相向其時譯官李和宗之言必有所見和宗入見後更問中朝之禮行之何如蘇世讓與華使始自入境常相唱和為日已久其交際熟矣若文字相許則有時因便確論古今之事恐為無妨洪彥弼議西邊凋瘵至為可虞欽問之使今不可遣諫院所

啓為當留詔之禮依龔吳時為之無妨中朝學士聞見廣博古

文難解處因談語之間與之確論亦為無妨金克成議亦同但

留詔之禮請留時則東西相向許留時則北面而立似合於禮

傳曰今見三公議欽問起居使不當遣古文難解處可確論故

依領相議東西相向之禮領相欲問於李和宗和宗雖來與前

言何異故從右相之議也李清為欽問使而今聞不歸則必不

治裝矣然近來不意遣使之事多矣預備而待之可也○以遠

接使蘇世讓書狀初四日兩使發平壤午飯于生陽館招臣問

相畔幾里答云八十里兩使曰然則過去當宿前站臣亦聞

甚好兩使語臣曰一路樓臺及王京近處勝地須諭我遍遊云

臣答云敢不依命申時到黃州兩使做詩出示正使詩十首副

使詩十一首迎慰使呈物目件記臣行酒後令通事語兩使曰

明日宿龍泉則道里隔遠恐勞尊體兩使曰有何勞乎再請不

具但無筮故奉着頭鳳山書飯細雨自朝不止兩使即騎馬着雨

今日天適雨下日暮途遠且騎馬而行極勞尊體請宿于此兩

使曰宿所已定今若宿此不無弊事即乘驕而行初昏到龍泉

兩作詩皆次龔頤一行凡事略不顧問惟以作詩為事一日所

作無慮二十餘首日行百餘里又不輟宿所宴臣不得頃刻安

吾老參亦欲觀云兩使常覽使朝辭錄山川樓臺無不預知其

站令勿設宿所宴正使頭目語李和宗曰龔老參實去迹認圖

吾老參亦欲觀云兩使常覽使朝辭錄山川樓臺無不預知其

兩作詩皆次龔頤一行凡事略不顧問惟以作詩為事一日所

作無慮二十餘首日行百餘里又不輟宿所宴臣不得頃刻安

吾老參亦欲觀云兩使常覽使朝辭錄山川樓臺無不預知其

站令勿設宿所宴正使頭目語李和宗曰龔老參實去迹認圖

吾老參亦欲觀云兩使常覽使朝辭錄山川樓臺無不預知其

兩作詩皆次龔頤一行凡事略不顧問惟以作詩為事一日所

作無慮二十餘首日行百餘里又不輟宿所宴臣不得頃刻安

吾老參亦欲觀云兩使常覽使朝辭錄山川樓臺無不預知其

站令勿設宿所宴正使頭目語李和宗曰龔老參實去迹認圖

吾老參亦欲觀云兩使常覽使朝辭錄山川樓臺無不預知其

兩作詩皆次龔頤一行凡事略不顧問惟以作詩為事一日所

坐或於馬上或於夜間僅成各從事官書寫官列下于政院
坐磨書夜以繼日亦不暇給當於初十日入京定計

曰天使欲觀迎詔圖云龔天使時所畫若有餘軸則下送書寫

官不足云柳耳孫下送可也天使無笠路上逢雨奪者頭目之

笠而加帽云速令造送可也天使初問劍水則速接使既曰虛

疎而後乃更言曰若宿龍泉道里隔遠恐勞尊體請宿劍水前

後之辭不同遠接使似乎失對仍以迎詔圖二軸下曰有汚毀

之處改粧下送可也回啓曰迎詔圖非山水常畫之比先送未

便天使入京後改粧而給之可也且曰前則一詔太子來而今

則二詔進上尊號册封太子來所畫不同而軍容之列衛百官之侍班殊

似虛疎何以為之傳曰畫此之時亦有誤畫之說矣且今則詔

勅不同非徒天使所見而其還朝也華人皆見之還入此圖而

改作新迎詔圖可也政院回啓曰有誤畫之處則當指教畫負

而且不得已見形畫也請留一軸于外傳曰如啓○政院啓曰

聞天使多做詩而皆用龔吳之韻云前者丁酉製述官所次皇

華集冊入內請下內入之本于館伴擇其可觀以備其用何如

傳曰如落○平壤迎慰使鄭順朋復命

上引見于思政殿順

朋曰初三日天使入平壤臣先入行再拜禮因進曰

殿下問

安兩使曰當面謝云設迎慰宴臣先進二杯於上使凡酒禮連
進二杯然後必有回杯而臣既行二杯後上使猶無回杯之意
臣又進爵於副使上使意謂臣只行一杯而招問李和宗曰迎
慰使行幾杯和宗答曰已行兩杯上使云迎慰使行禮於副使
然後俺當行回杯云臣行酒既畢上使酌以銀杯執臺而飲臣
副使則回杯時不執臺也遠接使觀察使各行酒如儀畢宴將
罷兩使遣人問曰箕子廟安在俺等將欲往觀云禮畢臣即辭
還兩使皆曰多謝多謝遠接使語臣曰天使和厚凡事一從所
言只以做詩為事此意當啓達云大抵天使氣度溫醇行揖執
杯禮貌甚恭 上曰平壤之火何以出乎順朋曰臣還到中和
聞之然未知出火之原也聞諸道路頭目失火而人多爛死云
然未詳知也○憲府啓曰初五日引見大臣之時自 上以為
慧變非小災災不虛生更加修省可也而叅贊金安國乃曰上

台云者皇帝之謂也下台云者后妃之謂也疑其犯上國之變也古之人為遇榮感之變不敢移之於卿與民歲而以身當之今安國乃欲移之於上國而又牽合附會指為皇帝后妃所失大關不可在然贊之地請適安國雖有文墨之才執拗固滯接對華使恐有虧損國體請並適館伴大抵災變之作不可的指為某事皆當恐懼修省方今年凶民飢後煩賦重凡可以召災之事非一二自 上不以以此為憂而反以臺諫專數駁適為疑小人欲引用其類攻擊不愜之人則固不可也臺諫失職有可駁之事則雖專數駁適乃所以扶公論扶士氣有何傷乎自上不辨公私邪正之分而一切以駁臺諫為疑恐上下不孚國事日非敢啓者曰子所以臺諫專數駁適未便云者泛論之言非有疑也往看奸臣_{金安}用事之初雖一月之內頻適臺諫當其始也視為例駁而其後之弊則大矣是故子辨論兩端雖臺諫有可駁之事則當駁適也若以微事紛紜輕適則非徒臺諫不重而終致陵弊也此子常時所懷之事故適及於講論之際

豈有上下不穿之理乎人君重臺諫而不欲輕適之不亦可乎
大抵災變不可指一論也西北之憂口不可言而朝廷之事亦
不可不慮故並論之也予意如是所言不分明故恐或有聞者
之疑頓無可疑也且安國之言果如面論之時如此陳啓則此
駁當矣但安國只見晉書天文偶然私論而大臣幸及於言論
之際此非欲移災於他國叅贊館伴不可并適况天使臨迫而
諸事已洽館伴尤不可搖動也私論之間雖發某言而非若前
之所陳也勿適可也○都承旨黃琦啓曰臣當歸碧蹄以別迎
而聞天使多做詩云領議政尹殷輔禮曹判書李龜及京畿監
司震等諸宰執諸迎多歸矣若天使多做詩出示則難於和答
李希輔及全羅都事尹衢金海府使李霖等帶行何如傳曰如
啓○弘文館副提學崔輔漢等上劄曰伏見彗星出於三台連
夜不滅在廷有識咸懷憂懼臣等仰觀乾象考諸前史天之示
變其類不一而彗孛之應其禍甚慘今者侵犯台階迫近紫微
可謂示戒孔昭而禍至無日人主事天猶子之事嚴父也苟見

有不悅之色必反諸己先審夫不悅之所在深自刻責易慮改
行求合其志苟或不改其不悅之本而徒以卑辭婉語冀其
怒則是滋益其怒而未免為棄子也 殿下遇災知俱輒詢下
情辭旨懇惻羣下亦多以疵政弊舉仰達 宸聰可謂羣臣上
下皆有畏天之心而流弊之原有繫於 殿下之一身者則下
有所不盡言上有所未盡改臣等竊惑焉西北二道租賦 命
蠲有司拘於經費令不克行申禁奢侈之習而法令反為文具
斯救飢孳之民而守令視為尋常 聖念憂民無所不至而膏
澤未施其罪在下然使羣下無愛民之誠其源安在與所謂不
從其令而從其意也賜與不節府庫掃如引納無時怨讟朋興
貿易紛紛市廛囂然物價翔貴民生日蹙可謂寒心矯弊之源
實在於 殿下乾剛夬決悔悟改紀有何不可而 循姑息使羣
下失望何耶嗚呼天之示戒無異於嚴父而 殿下之所以應
天顧不盡反己之實諄諄於言語之際惓惓於事為之末欲以
此答其譴弭災異其可得乎伏願 殿下益勉克己之功先清

本源之地正家政以正朝廷之政國家幸甚生民幸甚答曰近日災變非常而西北之民飢荒已極甚可憂也予多有所失當更加省念焉○彗星見於軒轅尾第二星有月光形色甚微○乙巳傳于黃琦曰訪延大臣之日予謂盡駁臺諫為未便之言非指近日事也適論朝廷事而并及之也昨見臺諫所啓上下不身之言甚為未穩予近以聲音不決言語不分明史官所聞無乃亦如是乎昨日答臺諫雖詳而史官所記若或不同則實為未穩故更言之琦回啓曰臣之所聞則自 上不過舉大槩泛然教之不知為指言近日事也史官所聞亦不過如是○領議政尹殷輔啓曰前日自 上引見論變時上台者天子其下者后妃之言臣私聞於金安國而幸及於言端然不可推諸他國而弛省念也大抵災變一所見之 國當受其應雖已私聞不可陳於 上前而偶然啓之所失重大待罪答曰大抵災變所具之國當修省責已而已不可移於民與歲也况可移於他國乎然則安國所言非設於講論之間也予嘗觀晉書有天文分野

之說安國必據此而言也。雖似牽合，亦偶然耳。且其日子呀云：臺諫不可盡適之，言懲往日之弊而泛及於此，非指近日事也。昨日臺諫以為上下不孚，國事日非，似不知予意也。且西北之事，上下所憂為政，必有其實，然後其效乃著。西道則天使之來，使命之多，勢所不得已也。蠲減除弊，雖有其令，而官吏之奉行，者寡矣。北道救荒，散差官下去已久，而未見有飢死者。幾人流離者，幾人救活者？幾人馳啓之事，而評事李三俊雖有病，親當即還任，盡力救活，而至今不到云。官吏如是，雖有其政，安見其施效哉？○黃州迎慰使成世昌復命傳曰：今日有私忌外家忌日，不可引見。隨所見聞書啓可也。世昌書啓曰：初四日天使入黃州，行迎詔禮。後天使出坐大廳，臣行再拜禮進前曰：殿下問安。兩使答曰：遠勞重臣，為問起居。多謝當面謝云：臣揖退。兩使各入房做詩。明燭而出，坐大廳。臣與遠接使觀察使共行揖禮進庭，排物件單字兩使相對細看，即令執燭而親自下庭點視曰：昨日平壤滅火，頭目當以此論賞。臣等答曰：甚當。兩使即書名分給行。

迎慰宴罷後臣進前辭還兩使曰俺等多謝之意須傳達一

一云傳曰知道○憲府啓曰金安國彗星以言非但虛妄有似

天變不足畏之說大妨人君遇災修省之道而尹殷輔在燮理

之位以如此之說啓達至為非矣請推荅曰尹殷輔以安國之言

啓之有似牽合故予即荅以更加修省之言也然殷輔於論事

之際偶然及之豈有他意哉自知其非而既已待罪大臣不可

推考也○問慰使平壤山臺失火天使驚右副承旨河繼先復

命書啓曰初六日二更臣到寶山館天使就枕未得見謁翌日

平明兩使出坐大廳臣行禮因進曰山臺失火兩大人驚動

殿下聞之令臣問安仍告傳教之意兩使答曰多謝臣又告曰

殿下聞頭目盡力救火為送薄白字一救百十匹兩使相顧笑語仍謂

臣曰何物數過於人數頭目九耶俺等曾已分賞臣荅曰殿

下非以為賞而送之聞盡力救火以此諭意而已兩使呼衆頭

目列跪堦上人給一匹以其餘賞其帶行有功滅火有勞者及

厨子等上使曰俺之子弟終始在傍無關於救火然欲示國王

厚意并與之云安南國遣使事李和宗問于上使子弟則答云
差遣給事中二員遠接使請臣曰天使例於州郡五里程安詔
書於龍亭即乘馬入京之日宜擇馴馬具鞍出待傳曰天使所
騎之馬擇其馴良而具鞍出待可也○諫院啓曰金安國居叅
贊之地與首相相論星變之際乃委諸上國其與不足畏之說
無異殊無宰相遇災兢惕之意不宜在叅贊之位請遞答曰臺
諫所啓之意當矣然安國偶然言之不須遞也○傳于政院曰
金安國事臺諫論啓雖非欲遞館伴而被論不可令行公叅贊
之適亦重遣史官議于左右相○日微暈夜密雲彗星不見○
丙午左議政洪彥弼議天使入京只隔一日接待之事關國大
體金安國已為是任檢察亦盡全不可中改以致虛踈安國所
言之失天使過去後推考治罪似當右議政金克成議天使入
京纔隔一日而館伴之適甚為忙遽蘇世讓以接伴事來兼館
伴大妨事體安國所言之失天使回還移推考治罪使知其非
以當館伴則恐不可改也傳曰今觀議意與問意不同大臣無

乃不知問意耶政院回啓曰大臣非不知下問之意而處之甚

難欲自 上裁斷故如是議啓傳曰臺諫只欲適然贊而不指

言館伴故議之勢至於此不得已適然贊而後可為館伴之任

以假街治事可也○下 遠接使書狀當日已時兩使發自金郊

新轎到此天使命舉來親自立觀臣令李和宗語曰我

府五里諸官迎詔時下轎乘馬而入禮畢後上使招李和宗

曰迎詔時五拜三叩頭禮及儒生迎詔今亦為之耶和宗答曰

當為之矣且云國王請留詔乎和宗曰安敢不請上使曰臣奉

聖旨國王若懇請則當留詔云上使且云賜物盛于何物乎和宗

答曰禮有架于上使曰此甚不當所盛紅積當還納內庫宜於

高足床上四隅立竹以紅綠簾衣圍之安賜物其中使使

甚當臣今李和宗更詳問其制上使云若達王京造作則慮有

不及之弊此處有可造匠人則令頭目監造持歸云兩使每於

近詔時乘馬而人慕華館乘馬丁寧且京城近處

載賜物之輦天使造來云擔持之軍預備而待之可也○獻納

李純亨啓曰災異之中彗星之變尤慘近者連現不滅舉國惶

惶恐有不測之禍朝夕當至而金安國身居叅贊之地不自惕

念議犯上國無狀已極其所言之處公私不可分別也昨日同

僚議啓時臣別有所言正言閔荃乃作色曰安國此言他人亦

如是怪之乎荅非特無怪於心而反以言之者為有所挾此實
臣在僚中不得取信而然也今方多事如此敢啓似甚紛
擾然雖一日之間不可苟在重地敢啓請亟遶臣職荅曰安國
之言面陳與私論雖似有間大抵禁字災異之大者也有所見之
國皆當恐 修省而移諸他國之言豈識理者之所可出口乎
雖曰私言是乃大失也若論其是非獻納之欲論啓是也其勿
辭純亨再啓曰為臺諫者凡有所論議惟以朝廷公議處之不容
私議於其間也而議啓安國之時荅不持無怪於其心反以言
之者為狹私不可一日偷合請亟適臣職荅曰臺諫各立勢不
相容然自有公論其勿辭純亨三啓曰閔荅以臣之論安國指
為挾私則臣之覲然就職固所不可勢不可苟合請亟 命適
臣職明日有大禮去就實難請勿留難荅曰明日果有大禮兩
負勢不相容而明日以後無暇改差今當問于同僚○傳于政
院曰國有大禮而諫院兩負皆不就職則大妨事體勢或難容
則無暇為政予所難處其言于詣闕正言正言崔希孟回啓曰

同僚之中必有公論當退議啓○都司迎慰使大司成申光漢
開城府別迎慰使右副承旨宋純復命 上引見於思政殿光
漢曰揔兵官李景良不受禮物臣權辭曰自前大人之出來無
有不受之時景良受之頗有喜色宋純曰初八日天使入開城
府坐大廳臣進曰 殿下問安荅曰多謝當面謝兩使令取壁
上詩板置諸案上令頭目傳寫然後即入房速接使請曰明日
宿西道里頗遠今日請早行宴享而早入休息明日早發何如
兩使曰諾於是出坐大廳臣進庭排物件單字兩使熟視即令
頭目取長脯而來上使因問曰此以何物而造何如而啗之乎
通事荅曰或割而啗之或烹而啗之兩使步至酒亭前詳視假
花因指置花尊卓子曰可盛賜物也然必用二卓而搭去又可
得一卓乎通事荅曰無也又問曰碧蹄又有之乎荅曰無也又
問曰盛詔勅龍亭王府且有之乎荅曰有之兩使曰然則今搭
去龍亭當空矣入王府之時以賜物盛此龍亭可也當初上使
造盛賜物高足床而取大門結勅青紅段各二端欲以為簾衣

及聞有龍亭之語曰當以此段造簾衣持去而移置賜物時用
之云爾使取儀註以示遠接使曰百官乘馬行王世子乘馬行
國王乘輦行則使者乘何物乎遠接使答曰王鄰人馬紛擾雖
馴馬必至驚逸故前此使臣例皆乘轎上使問頭目高崇曰入
王府時使臣乘何物答曰乘馬上使叱曰妄人也安有國王乘
輦而使臣乘馬之理乎又招他頭目問之答曰乘轎上使曰此
言是也雖無決語勢必乘轎此意遠接使令臣啓達云○大司
諫慎居寬等啓曰昨日習儀後始聞安國之言而同僚共議閔
荃他人亦愧乎之說臣等未得聞而其作色之容又不得見也
大抵臺諫議論之時互相可否不同則角立同則同辭論啓矣
既同辭論啓則不宜有後言也若有不便於心則論議之時當
盡其意而當其時不盡其意乃有言則其後弊豈不大哉此
習不可長也李純亨昨日論啓之時不盡其意後乃有如此之
說至為非矣請帝明日有大禮故敢啓傳曰李純亨可適○傳
于政院曰留詔之事前則請留於碧蹄矣然未及頒詔而遣官

請留未安今則頒詔後欲面請而遂接使書狀謂天使問李和宗曰國王請留詔乎今嘗謂天使曰欲遣官請留詔而未頒之前請之未安故欲相面而請留此意下書于遠接使使言于天使且詔書既頒則大臣當捧歸于後殿而勅書置處亦自有前例矣詔書既奉安後殿而勅書則因置於所在之處乎問于該曹以定其儀可也 館伴金安國啓曰臣本質庸劣多有固滯今則衰老志慮顛錯尋常之任恐不堪任况館伴乎接待華使所任重大尤不堪當故初以不能堪任啓達而不得蒙允冀欲必見允許而以煩瀆惶恐未敢而止今見天變臣為觀象監提調究其天文誌之所錄彗孛之所自出是乃臣之職也欲委差官真使之觀察而領相為領事故親往告之偶及三台之言而陳其天變至大恐懼修省之意然後乃退此言偶達於天聰事體多失公論自茲臣之本職既已見適况館伴之任尤為重大接待華使恐多有虧損國體之事且聞華使多做詩章臣本不能文老來尤不如少時加以前年大病志氣昏耗其和答尤

不能當然則國體大有所損臨迫而啓達至為惶恐然諸事已
備臣雖見違無損於措置請適傳曰所啓之意知道事已臨迫
不可辭也○丁未正言閔荃啓曰臣被駁固當退伏以待罪而
當此大禮時無顯責而安坐于家實所未安故敢以來啓以迭
退斥之命臣觀李純亨所啓非過言也臣之過也金安國與
臣外親六寸兩人知相厚純亨疑臣之庇護固其宜也純亨發
論之際臣之作色與否及他人亦恠之言同僚雖以未聞見啓
之而臣顯被重駁決不可在職請亟命適荅曰同僚之言自
是公論不須辭避再辭不允○都承旨黃琦自碧蹄來啓曰留
詔之事昨日遠接使稟于天使曰請留詔書國王所欲但頒詔
前請之未安故頒詔後欲面請兩使答曰留詔事俺等曾已奏
准云傳曰知道○早朝上出慕華館詔書將至上具冕服
出就小次遠接使從事官林亨秀馳來啓曰詔使將至矣傳曰
天使詩篇遠接使所和皆已書來耶亨秀回啓曰天使所做皆
已正書遠接使所和時未正書而平安道以前唱和之詩則皆

已成冊持來今當入啓傳曰知道詔書至延詔門 上出就拜

位行五拜三叩頭禮

王世子百官儒生同

仍乘輦先到詔使至光化門外

觀山臺雜戲良久乃入

上受詔勅如儀其一詔曰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洪荒草昧三才未立追厥開天闢地於惟上帝

宰御焉載縉往元醜亂我夏於惟皇祖高皇帝出焉次建寶圖

以成高皇帝之烈者我太宗皇帝也申啓明運以光前勲之盛

者我皇考功德焉於是慶鍾澤積至于今日朕方童昧之年丕

受仔肩之重眇末不肖祇叨荷于天眷洪深愚暗不才欽感沐

于帝恩隆大位處王公士兆之上君臨四國萬姓之尊圖報稱

于上帝皇祖太宗皇考之心終日思惟十復七歲矧人君稱皇

取莫大之名於天又後自謂曰天子而推崇如事父之情何未

之思且蒼昊旻上未盡高覆廣徧之極是以朕特竭愚念已於

此月一日上辰祇具冊表親率臣民趨詣圜丘拜上皇天上帝

泰彌即復恭思萬類億物皆本乎天朕為民物報事天之心既

少少盡惟人之本非祖何用是因追本之誠亦實昭我皇祖丕

烈古前所無者故就一辰奉冊寶偕皇后率臣妾躬詣太廟崇
薦皇祖聖號曰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
俊德成功高皇帝高皇后肇修陰教允輔天德加薦尊謚曰孝
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後惟太宗皇帝克成
太祖洪業功備創守前于九月十一日加尊為成祖啓天弘道
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初以季秋大享之典所
關為民謝福王者大事式循經義之正特舉宗祀之章况我皇
考玄德升聞輝前啓後宜薦宗稱即此之十一日恭上尊號為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是月二
十一日祗大享上帝禮于宮右乾隅之玄極寶殿奉皇考配帝
茲者六氣始復之辰九舉大報之典圭璧是奉仰上帝已垂欽
祝帛是將荷皇天之錫鑑朕衷懼戴莫罄名言於戲事天事帝
而事祖考郊大報與堂大享以同伸報功報德而報生成皇矣
天皇矣祖考斯並盡慶豔神人忭極民物澤流帝惠有血氣者
其思之以尊親言露朕情凡見聞者宜念哉而祗繹布于華夏

暨爾東邦欽哉其二詔曰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惟人君奉天
命而君臨天下所重者大本係焉是以自神禹至今率遵此道
用一人心也比歲朕荷皇天俯眷元嗣克生數歲之間疊承洪
造顧朕何人鉅膺帝德深惟皇祖垂裕之恩列聖積累之大皇
考功德玄隆皇妣慈善廣萃朕躬顯受丕荷至有今日茲念祖
宗家法具在慈囑切朕赤中冀文武羣臣屢請左右元僚力贊
咸以國本之定此其時也朕亦思惟欵圖火大之治安須早定
立於儲貳兼以蕃輔之重故同建本而行適取昨旦元吉是維
今月一日朕躬祗請命于皇天皇祖分命諸臣告于方澤列聖
大社稷帝社稷神祇大頒冊寶立朕元子載灃為皇太子封第二
子載堯為裕王第三子載玠為景王吉典告成允協神人之望
大封並舉式增邦國之光播諭萬方咸使知悉其勅書曰皇帝
勅諭朝鮮國王茲朕建立皇太子並封二王覃恩天下念玉屏
蕃東方世修職貢宜加恩賚以答忠勤特遣翰林院侍讀華察
工科左給事中詳廷寵充正副使捧齎詔諭並賜玉及妃彩幣

文錦至可受賜見朕優禮之意故諭○通事李和宗來啓曰天
使以詔書還置龍亭將歸太平館云傳于都承旨黃琦曰承旨
與通事今在告之曰詔書鎮國之寶前此詔書莫不留之寡人
初欲請之但未頒而請之未安故耳今欲面請○尹溉李應星
回啓曰以傳教之意告于兩使兩使曰留詔書俺等已奏准而
東國王若親請則當於此處留之兩使下小次啜茶 上具翼
善冠袞龍袍會兩使於殿上相對立 上令通事告曰特許留
詔旣感皇恩但頒詔之時寡人耳聽而已目不得覩願欲一見
兩使曰俺等亦知東國有賢王必請留之故奏准而來即當依
命承旨二人捧詔書跪展 上跪而覽訖叩頭又受賜物 上
謝留詔行再拜禮兩使各拜 上曰遠路風塵多勞貴體正使
曰禮當也何勞之有俺等之來遠遣大臣各處設宴又送頭目
人情之物多感平壤鰲山失火實由俺等而頭目等別無功勞
別遣承旨多致布物尤感 殿下厚意且俺等初會國王禮當拜
請行拜禮 上曰迎接等事禮所當行何謝之有平壤官吏不謹

行事失火驚山以致貴體驚動聞大人令頭目盡力救滅故無
一人傷火不勝喜幸既行各拜恐尊體勞動不須更拜兩使曰
不可不拜 上曰恐勞貴體請摠拜兩使曰摠拜不當請行各拜
上曰依命於是各再拜 上曰欽聞恭上皇天泰號又加上祖
宗尊號又冊封太子是乃天下大慶普天率土孰不喜慶朝廷
優字小邦凡有慶事特差清望重臣遠頒詔勅聖恩如天無以
仰荅兩使曰朝廷特厚東國不比他藩故差遣俺等爾且龔吳
兩先生盛稱國王賢明 上曰寡人邈守東偏無有寸效朝廷
連遣重臣焜耀東方感戴皇恩說不能盡且問龔吳兩大人動
靜何如今作何官正使曰龔先生今陞左春坊右諭德吳先生
今為兵科給事中矣 上曰龔吳兩大人一別之後景仰無已
兩使曰龔吳兩先生亦常念不已 上曰小邦之人不慣禮義
沿路收官必多闕失十分惶恐兩使曰一路州官亦承 殿下
恭敬之意無有差誤多謝 上曰每以踈慢不謹為恐反
受謝禮尤為惶恐兩使曰凡有詔書令翰林院撰奏只經御覽

而已此詔乃皇帝之親製無前異數也 上曰今承尊教尤增

感激各揖就坐行茶禮如儀畢 上令通事告曰兩大人先往

館裏小歇寡人隨進再會兩使曰依命即起立各揖而出相讓

而下至勤政門外兩使請 上入門然後乃敢坐轎 上請兩

使乘轎然後乃敢入門相讓久之兩使出光化門 上入小次

○傳于政院曰今朝出宮時前後鼓吹不留意而聽未及言之

而因用也 以有災變聽樂未安故有是傳教 一日之內又不可更變依前例至松

峴而止樂可也○上幸大平館入御室世子先詣○政院啓曰

世子相見事告于兩使兩使出大廳見東西相向之坐令頭目

撤東移北曰俺等與國王東西相向世子安得與俺等東西相

向乎中朝太子豈得與皇帝同席哉云何以為之傳曰世子請

宴天使北壁而世子東壁不與相向從其言可也○上乘小輿

至館中門外下輿兩使出迎中門外詔使由東俠 上由西俠

相讓而入相揖而坐行茶禮畢妓樂方進 上令通事請曰全

行宴禮請用女樂兩使曰依命 上行酒請行完杯禮兩使

曰勞動不須行 上曰不行完杯則禮不完兩使曰依命 上行完杯畢 上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今見兩大人威儀可知德之積於中矣不有聖帝息命何能得見大人之威儀正使曰今日陪侍 殿下亦是天恩多謝世子行酒畢 上遣通事請饋頭目於廳內兩使曰下人不敢上來且時未叩頭於 殿下尤不敢上 來上又請曰頭目官陪大人遠來主人敬賓之禮固當如是兩使曰下人非一二不可覲饋且下人不敢當大禮請命官饋于別廳 上曰既不得命請親饋京來頭目兩使曰然則叩頭後饋之又遣通事告曰頒詔時天日晴好而頒詔後小雨天亦感於 殿下之誠意且 殿下今日極勞 上曰天晴頒詔之時亦是皇恩陪侍佳賓不知倦勞兩使曰俺等陪茲殿下飲亦不知勞 上請陪臣行酒又請坐受兩使曰儀註內陪臣行酒皆起立禮也而何以云坐受乎李應星曰大人起立則 殿下亦起立故龔吳時始定坐受權宜之禮兩使曰禮統於尊其言近是依命於是海安君唏錦安君吟行酒畢兩使請

曰今日禮多而賓主同勞且有後日之會請罷宴 上曰詩云
有免斯首砲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今日不腆之禮正是
敬朝廷敬大人之誠請勿亟罷以待禮完正使曰卜其晝未卜
其夜今夜向深勞亦已極請止酒副使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俺等既醉既飽請止之 上曰行酒未畢夜亦未深姑待禮完
何如兩使曰然則只許一人行酒而罷 上曰依命 上令承
旨各呈羽扇于兩使曰日氣曛暖教此奉呈兩使曰此扇欲不
受只見 殿下之誠受之請起謝 上曰一羽之輕有何謝乎
兩使曰若起謝則 殿下反勞動宴罷後當謝 上令承旨又
呈禮物單字於兩使曰薄物請 勿却兩使曰一路延接等事極
優於禮今日又受大禮欲謝不能承此禮物厥數優多不當受
之且以頒詔而來又安敢受乎 上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
禮孔子受之願大人勿却副使曰當受其中之可受以表 殿
下之誠意 上固請勿却兩使曰若固却則還為不恭請行謝
禮 上曰薄物何謝之有兩使曰不可不謝於是行謝揖領議

政尹殷輔行酒畢 上令承旨呈贈頭目物件單子兩使曰一路

贈物亦已太多今又優贈是愛其主及其使尤謝招李應星謂

曰俺等困倦請罷宴 上曰進大繕後罷何如兩使曰然則速

進而速罷可也於是進大膳 上再行酒如儀畢曰兩位困倦

不得從容陪坐多恨兩使曰多謝相揖而出兩使送至中門外

相讓久之 上還入御室少頃還宮○以金安國為知中樞府

事具壽時為司諫院獻納○夜陰彗星不見○戊申卯初 上

幸大平館入御室為翼日○憲府啓曰近來災變疊現上下恐

懼接待華使用樂固所不得已不撤前後鼓吹殊無遇災修省之

意請 命撤鼓吹華使游觀漢江時叅宴宰樞過多接待尊客

簡而致敬乃為合禮十四五貞雜處一船之中促膝而坐煩擾

必多甚為未便請減貞數答曰動樂事予亦未安欲議於禮官

而未果意至當游觀時宰樞減貞事如啓○黃琦問安於天

使啓於御室曰曉來兩使尚卧日晚乃起令臣入見曰昨日

殿下冒雨而來恐多勞動今日陪宴之前欲別會謁而恐勞尊

殿下冒雨而來恐多勞動今日陪宴之前欲別會謁而恐勞尊

體未致也今則天亦不兩似必從容得謁也云臣因致勤政殿
請宴之意兩使笑曰知道傳曰勤政殿慶會樓請宴已得詳之
觀火之事亦可預備然多其火數而若至夜深則不可矣略小
用之散步後苑事天使若不先請則不須為也周觀樓上事請
之可也若一事不如龔吳時則大使必怪之矣○上遣左承旨
申瑛請留於天使曰今聞兩大人欲速發行云天使十五日發
發行云故也
寡人不勝缺望此處禮宴尚多有勤政殿慶會樓等處請宴世
子請宴及文廟謁聖之事且弊邦雖無勝賞之地然僻陋江亭
亦有可觀之處前大人游覽之跡亦不可不臨而遽有發回之
意不勝缺望請留數三日何如兩使答曰俺等之來非如他時
皇帝今幸湖廣俺等欲及迎駕來時越站亦此意也今雖十五
日發程而其間所為之事有何不及雖一日之宴而可知殿
下之誠意也為遣近臣請留深謝厚意且白牌速令郵傳則非
徒遼東預知伺候而俺等之家亦當得聞消息矣上遣黃
琦更請曰寡人當欲面請而大人以速傳白牌教之故更遣

人達意焉寡人遠守東藩恪勤侯度敬戴朝廷而已別無才效而累有褒勅兼有欽賜天朝有大慶則無異內服特頒慶詔三載之間頻接天子侍從重臣聖帝霈澤古今所罕仰承皇恩益增感激無以圖報但竭忠誠而已請兩大人加留數日以副主人之誠今聞湖廣甚遠大人雖留數日豈不及迎駕乎兩使答曰朝廷優待東國貴國尊敬朝廷俺等欲速回程耳不然留數日四日到湖廣六月初八日還京故俺等欲速回程耳不然留數日又何難哉且當此農月尤不可淹留更遣承旨再請懇至深謝厚意至此十六日當發也○傳于政院曰欽問使與聖節使兼行事曾已議定計後弊而止矣但今之事非是傳聞詔使出白牌請留之際欲及迎駕云予非必欲遣而兼使以歸似為無弊且天使請留而不聽明日當為慶會樓請宴而又有謁聖游觀之事勤政殿世子請宴則似不可為也但不受世子請宴亦有前例乎其議于大臣○三公議落曰欲遣起居使上教至當但公論已定為日已久今若更議事涉反覆斷不可遣詔使已

發旨牌令方請留上馬宴若預於十三日請行則似無繾綣之意十四五日則不可為宴享以有國忌勤政殿世子請宴則從可斟酌而謂聖游觀不可廢也傳曰起居使子亦非必欲遣之也但非傳聞天使親來言之故議之耳且天使累次請留而十六日當發云十五日當為上馬宴而有國忌十三日請行上馬宴十四日請為游觀十五日請為謁聖雖似倒錯無害於義乎十五日罷齋後上馬宴亦何如更議于大臣○三公議啓曰十四日致齋十五日國忌則十三日上馬宴直言徑行似宜矣然既行上馬宴久留於京彼必未安十三日為勤政殿請宴十四日請謁聖十五日請游觀十六日並行上馬宴餞宴雖似忙迫而可得成禮也臣等之計如是傳曰大臣之議至當然一日之內並行大宴則恐禮不完明日問安承旨先請於天使曰十五日當行上馬宴而以毋忌難於參宴欲先上馬於十三日而十四五日為游觀何如以此言之則天使必聽之矣今日令遠接使先諷以此意曰國王欲請之惶恐云則天使亦必不怒矣然後承旨請

之可也○上乘輿至館中門兩使出迎相讓而入兩使曰昨者
盡日勞動今又早臨謝不能盡請行謝揖 上曰寡人誠敬不
乎兩大人不許少留寡人不勝缺望兩使曰俺等重違 殿下
之誠加留一日當於十六日發行以副 殿下之意 上曰一
日之留烏得以盡主人愛佳賓之心請益正使曰迎駕為大一
日亦多不可加留 上曰多謝兩使曰俺等昨受厚惠而頭目
等亦蒙厚賜仰謝不已 上曰薄物何謝之有於是行茶禮如
儀畢 上行酒如儀畢兩使又各行回杯如儀畢 上又以義
州定州不受物件進曰大人來時薄物皆却而不受寡人不勝
缺望正使曰來時不會面故不受耳副使曰俺等嘗奉使於
內地親王府而猶不受贈遺之物今則為 殿下至誠所受已多
安敢更受乎 上更請曰燕有好貨古之禮也不腆土物一切却
之此儀不及物也慚恐慚恐副使曰此非一朝一夕之所為雖
不受而可知 殿下之誠也 上曰薄物却而不受寡人敬朝
廷敬大人之意安世不勝缺望兩使曰 殿下誠意至此當依

命即令點出開見所不受者惟鞍與馬而兩使請行謝禮上
曰薄物不須謝兩使固請謝禮於是行揖禮兩使請止酒後
必會面今日飲事請止上曰既許行酒請行酒而罷兩使曰
依命上行酒後相讓而出兩使送至中門外上還入御室
○申時上還宮○遠接使蘇世讓啓曰十三日上馬宴事稟
于天使天使以為慶會樓請來之意則暫聞之而有國忌之意
則俺等未之知也若然則十三日上馬宴可也且正使議于副
使云十五日欲謁聖而十四日則時無所言必必游觀也傳曰
知道○夜彗星見於軒轅星第二星既已雲蔽不見月掩土星
於太微東垣內黑氣如二匹橫布東北暫時而滅○已酉傳于
政院曰天使累次請留則謂十六日當發而時不改白牌昨
日請留而今日不請則似無繾綣之意慶會樓私禮後予可面
請曰天子重臣難得再見萬里勞苦豈偶然哉十六日欲發故
十三日為上馬宴矣若大人加留一日則十三日為勤政殿請
宴而十六日為上馬宴至當再三請留不聽而止何如回啓曰

曰雖請之而天使必不從矣但下馬宴後遲留數日似為未便自

上更請在禮則當然也○天使令頭目四人持物綾絹段匹之類及書冊

而獻之傳曰天使送物不可不謝遂遣承旨閔齊仁以道將面

謝之意○宋純自太平館承啓曰臣詣天使所令通事致其請

來之意兩使方書細字而答曰知道問其所書則曰朝廷大事不

可以言傳當書送云○詔使將至上出大門以待之詔使至

相揖而陞階相讓而入至樓下就坐兩使令通事進紅紙小單

子二張其單于曰皇上恭上皇天恭號乃出此典元無詔外國

禮部據會典覆奏內開朝鮮安南奉職充謹凡有大典遣官相

諭疏球暹羅等國俟其請封然後遣使冊封但安南國中自相

篡亂但王者無外亦復有處今此遵照舊典選廷臣諭詔朝

鮮其安南別議續於今春兩總制都御史蔡經奏稱安南累次

請罪表率朝廷若蒙先負表謝恩將一國版圖獻上處分如得

曲全隨禮部侍郎陳黃仍前通貢朝廷未見明旨止傳奉左諭德

張治陞翰林學士充副使速請行在面諭遣行隨時厚復諭

給事恐彼國不職北他國不同今欲須選翰林官六科左右

役之人多至數千人且皆俗謹是體賢藩尊奉朝廷敬禮使臣

之意殊切感嘆但皇上視中外為一體家先是恭上皇天恭號已

定議特詔朝鮮該禮部臨期題請留中不出廷臣未
於今春議冊立皇太子皇太后上乃諭輔臣及禮部詔告朝鮮當與

冊天并差官去庶免重勞費群臣乃知其意深遠至仁惻怛
真不可及况使臣以宣上德達下情為職敢不仰體慈諭以竣

事還朝途次供應若因如前非但勞費過多且東作方興恐
農事大非所以體上意而恭使職也請速下教旨傳布經

方節費省役交與賢藩共成進曰當以言聞不能盡情故書此
德音而區區之心亦安矣

以呈上曰有尊號等事不可坐見欲立而見之兩使依命
上下倚而立見曰謹審示意多謝自古欽差之使皆是近侍清

望重臣寡人已知有前例至於安南遣大臣之意亦知特出於
一時之事安南之不遜亦曾聞之且一路除弊之事兩大人慮

及小邦至此尤感兩使曰此是朝廷之意不敢不宣布也上
曰多謝就坐進饌案行酒如儀畢世子行酒如儀畢

上遣通事請饋頭目兩使曰頭目之輩見此貴地足
矣何必饋累請不從饋于別廳天使朝送彩段之時各做律詩

上使詩曰賢藩奕世慶逢境接無勞九譯重玉帛萬年修
貢山川千里領堯封天知風俗絃歌盛長沐皇恩雨露讀罷

絲綸天咫尺五雲回首望飛龍副使詩曰皇穹玉册崇郵號
禁元良正震方東國喜承雙鳳詔北辰遙布五雲光侯迎

俱蓬簡分列衣冠盡激昂是
賢藩葵藿意歸時端為誦朝堂

一首並送而在龕底故不知今

始得之 上令通事謝曰龔吳兩大人書雙洲等大字以留
筆跡寡人時見而不忘也今兩大人亦惠瓊韻寡人亦當常對
而如見大人之面也兩使曰多謝記念也俺等旋館亦當寫大
字而進 上曰多謝 上令通事請曰小池有魚幸大人觀漁
兩使曰甚善命司饗院回艇於池北為良久捕魚之狀兩使就
池觀之 上隨之假郎廳崔斯立捧出魚盤魚猶跳躍兩使真
觀俄而命放之俯石欄而觀之如是者再 上令通事請曰大
人幸觀樓上乎兩使樂肯於是 上由西梯兩使由東梯上樓
不即就坐周旋四偏或望見園林或俯見池水良久笑語 上
隨行略抄工妓設小酌領議政尹殷輔等行酒俄而還至樓下
德陽君行酒如儀兩使招通事謂曰今見諸王子行酒皆雅重
而今行酒王子尤表致頽悟容貌端正中禮無失 殿下命俺
等坐受其爵故俺等依命坐受而恐多失禮 上曰稚劣小子
大人稱之多謝兩使曰諸王子皆如是真所謂依振公子也
上曰不敢當兩使曰國王過謙仍請散步後苑曰恐 殿下勞

動俺等當獨往。上曰無可觀之處。然大人往則真人安敢不從。兩使喜聞曰。勞動勞動。於是出遊後苑。至序賢亭。兩使謂通事曰。名亭以序賢。所謂序賓以賢也。至一綠陰亭。下有水田數頃。兩使名之曰觀稼亭。又至花林之下。名之曰錦林。還至樓下。上令承旨等進禮物於兩使。兩使手執並觀曰。連受厚禮。今何敢當。只可受者。皇華集粧弓箭筒侯箭而已。上曰。不腆土物。受之何傷。人參茶物也。笠子兩具也。紙筆墨文房之友也。願大人勿却。兩使荅曰。一路不無茶也。而况三十筋。豈茶參耶。紙筆墨受之者已多。不可更受。但此邦文獻之地。人材最多。欲觀登科錄。上曰。登科錄則依命請。並勿却禮物。兩使曰。國王誠意至此。安敢辭多謝。時日將暮。上請觀火。移坐于池邊階上。簇子蒲萄等火。一時俱發。兩使相與嘆曰。此乃人之所為耶。上請行酒。兩使荅曰。觀火而徐飲。何如。俄而兩使以夜深求退。上行酒相與相讓而出。送至中門而還。○太白晝見日暈。夜彗星見軒轅尾。第二星下。○庚戌傳于政院曰。天使小簡內朝廷

之事及一路省費之事今日言語之間可以有措辭乎議于大
臣○上幸太平館入御室○大臣議啓曰伏審兩使簡意以歸
重皇恩為主當答之曰昨承書諭益審皇上矜恤小邦視同內
服大人亦辱臨弊邦宣布帝意一國臣民感戴蹈舞圖報鴻恩
萬無一分祗日兢懼而已兩大人來臨實是東方榮幸一路庶
民爭相瞻覩之不暇有何弊事乎然重違尊教當另蠲徭賦以
是答之何如傳曰知道○遠接使啓曰天使來時做詩多則二
十首少不下十餘首臣一路多事不能獨支申光漢雖以春司
迎慰使往還而天使不見矣以光漢為義州餞慰使與之偕行
何如傳曰依啓○通事權禎年朴祉等啓曰兩使聞 上來館
遣臣等曰昨日慶會樓請宴夜深勞動今又早臨勞動惶恐云命
遣李應星回謝兩使曰皇恩固極又遭佳賓有何倦勞云可也
○李應星還報曰天使謂連日枉見今又早臨待俺等極厚雖
逐日問安猶為不足但出入非便故未得如意云○傳于政院
曰天使遊觀之時妓樂之隱現於江岸閭閻既有前例今更思

之詔使出來外國則觀風採俗奏達天子此若美俗則猶可也天使見而謂我國好流連荒亡則甚不可也而遊宴之事又非美俗不須為也此意言于遠接使可也○上乘轎至館中門外兩使出迎相讓而入上令尹溉告天使以議得之言上見兩使曰多謝此是一國之仁政也俺等還朝當以此意奏達于天子然則朝廷亦知殿下之忠敬也相與揖禮行茶禮上行酒如儀畢以龔用卿所書慶會樓額字示兩使曰此龔大人所書也懸板于樓簷昨日圍帳蔽遮故大人未見爾兩使曰知道俺等雖不能書亦當書呈上曰大人筆迹固所難得寡人當珍藏之也兩使曰恭為善寫要留筆迹但恐取笑耳然俺等去後筆迹尚留則亦是侍殿下一般也世子行酒畢上請親饋頭目一爵兩使曰殿下優厚俺等所率之人而殿下所差通事李和宗等年老恪職俺等別無示厚上曰和宗等乃是職分之事頭目等從大人遠來今當上馬之宴安得不饋兩使曰恭獨和宗亦下人皆恪謹所事耳上曰寡人常謂下人等

不謹供職多致失誤而今承恪謹之教多謝多謝左議政洪彥弼等行酒畢兩使請止酒 上曰禮未完請進一爵而罷於是大司憲林百齡行酒 上令承旨進贈物件記曰此禮幣也兩使各執件記熟視之似有難色俄而命取于前而良久點視曰俺等受此固所未安但異國之產也家人親舊見之則以為奉使外國而多致奇貴也然一路負重恐人言也但俺等被之來友朋多有求硯者敢請數面 上曰依命又令承旨呈頭目贈物件記兩使曰今日所贈乃上馬宴禮物故依命但昨請登科錄可得見之耶 上荅曰今方抄書後日當進內大人所求迎詔圖方畫而亦未了兩使問李應星曰登科錄無刊本乎應星曰我國例不開刊也兩使曰果若不刊不須見也迎詔圖非俺等所求然業已畫之則亦可觀也兩使又欲觀地誌 上曰地誌雖存無可觀之事然隨抄而進兩使曰俺等只欲一見不必抄也欲觀本冊也應星對曰我國本不刊行副使曰安有此理上國內閣亦藏天下外府誌書貴國豈獨無乎且俺等因龔吳兩

先生聞貴國宗系誤錄之事曾已改正云 上曰龔大人有同
修大明會典之術故略陳首尾今見兩大人更欲陳之惶惑未
敢今聞大人之言不勝感極兩使曰我等亦因龔吳詳聞之但會
典雖已畢撰尚未經御覽故未得印出矣今若更奏一本則
俺等亦當力圖以待皇帝回駕而奏之未晚也 上就兩使前告
曰宗系事一國大事前蒙累朝聖旨許令改正而我國未得詳
知也今承大人之教又蒙指示尤感尤感請行謝揖兩使曰依
命相揖就坐 上請行酒仍勸酒曰詩經云雖無旨酒式飲庶
幾今日薄禮皆是敬朝廷敬大人之禮也禮微誠存願大人舉
爵正使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醉飽已極 殿下誠意至此敢
不依命 上行酒畢各揖相讓而出兩使送至中門外相讓更
久 上乘轎還御室○傳于政院曰宗系事天使謂會典曾
已正書但皇帝經覽後當開刊若於回駕後更為奏聞則俺等
依此力圖云此亦龔吳言于禮部而此人等聞禮部之意而言
之如此也今可更為奏聞乎如龔吳時例令承文院書宗系單

子給之乎此是大事議于三公可也尹殷輔等議啓曰宗系果
如天使所言曾已改正則不須更煩奏請將前奏辭緣依龔吳
時例書付何如傳曰三公之議有未盡之處天使初言宗系已
改正云故致謝時則乃曰今將改正皇帝經覽後刊行今若更
為奏請則俺等力圖云今見議得只以已改正議之而無將改
正之意若已改正則不須奏請也若將改正則不可不奏請也
更議之殷輔等議啓曰天使所言前後不同似出人情先時屢
勤奏請曾已蒙准遣使稱謝今姑錄前奏辭緣以付天使後令
赴京使臣詳悉聞見而來更議何如傳曰知道○日暈夜彗星
出軒轅尾第一星下○辛亥都承旨黃琦將往漢江以天使遊
觀宣醞事

社傳曰承旨往以予意謂天使曰日日陪遊猶為不足而適有
忌日不得陪遊心甚惶恐且此僻陋之處前大人所曾來見也大
人幸觀賞何如云可也傳曰承旨今當往漢江矣持筮以往贈
天使曰兩大人昨日既不受此矣今江湖乃照陽之處且若兩
雨則不得已著此而後可以加帽故敢進云可也○宋純自太

乎館問安來啓曰臣進傳問安兩使荅曰昨日似暖恐多勞動
云臣又言通事等息典事兩使曰於俺等甚為有光當面謝且
女樂煩擾於視聽今日遊觀欲澄清精神以做詩章只令頭目
持筆墨以往云○政院啓曰兩天使令通事送沙糖此曰俺等
路喫之物雖是薄物然聞 殿下有忌齋故進呈所書之字雖
甚拙亦送云且曰若送頭目則 殿下必親見勞動故令通事
持進云傳曰天使所送通事雖非頭目之比而以扇帽等物給
送何如此非為通事乃為詔使也且回答天使曰當遣官致謝
云可也○刑曹判書柳灌自太平館來啓曰臣進問安兩使
答曰多謝多謝明日謁聖後當過闕告辭云○命同副承旨閔
齊仁往謝天使於太平館曰叨送大字當永傳以為思想之
寶也既得瓊韻又留筆迹繼以饌物而且欲臨陋止不勝多謝
云而兩使前各以白苧布十匹黑麻布十匹回奉且以明日相
會于慶會樓言之可也○傳于政院曰餞宴時乘言語之間當
謂天使曰宗系改正我國切望之前既奏准遣使稱謝今乃

更奏至為惶恐以是不敢着大人還朝而力圖則其德何如云可也○傳于政院曰十五日國忌自 上初不欲言于天使而大臣以為國忌天下所同告之無妨故告于天使上馬宴已進行十三日矣天使明日欲親來告辭勢不可拒故欲相會於慶會樓凡動樂為天使設也今何以為之十五日有忌天使已知之矣予可以素食乎然有大小膳節次何以為之天使既送食物明日謁聖後欲來者其意必以為祭後故也此意遣史官議于大臣○政院啓曰朝鮮誌若天使見而不問則已矣若曰欲見本文則對之難矣權辭曰此本不刊而前大人來時欲續作朝鮮賦抄書山川形勝及古迹以進而又謄書一件藏在矣今承大人尊教敢進云何如傳曰知道○領議政尹殷輔等啓曰天使欲來下直則慶會樓相會何妨之有但十五日國忌天使已知之矣樂則不可舉也天使慶用肉饌 上前用素饌而大小膳亦不可為也且以懇切之辭言于天使曰適有親忌承大人枉臨陋止而不待完禮至為惶恐云似當傳曰知道但舉樂事

則當考前例。發落子則不用大小膳。而天使處亦不用。甚為未安。只用於天使。而予不用。則有助進之禮。天使必難之矣。以素饌為大小膳乎。明日更議于三公。○夜彗星從東南見於軒轅尾第三星。壬子都承旨黃琦落曰。昨日漢江贈以笠子。則兩使皆受。曰。當面謝云。兩使等專不觀賞江山。而惟以投壺分邊論賞罰。又以投壺置空卓。後以席蔽空卓。不見而投以為勝負。又令秉燭童子為擊鼓傳花之戲。若未及傳花者。罰以花相傳中絕而未甚及傳者。終日以此為戲。順流而下。未及路梁。問楊花渡。令樂許對曰。尚遠。兩使至洞。赤而還。傳曰。知道。史臣曰。十四日天使出遊漢江。是日大張萬船千艘。蔽塞江流。喧聒如市。殊非江湖之興。陪遊諸宰。誤學中朝啜茶之禮。長進茶甌。不舉酒卮。上使浪吟曰。素紹風流。今寂寞。何人江上更傳杯。頗有譏諷之意。○同副承旨閔齊仁啓曰。昨日臣進太平館。致傳教之意。及潤筆之資。兩使曰。江上為遣內臣。多致酒肉。今又多致潤筆之資。受之未安然。國王之送拒而不受於禮。不合受其半。而後情禮兩合。

也傳曰知道○領議政尹殷輔等議啓曰十三日預行上馬宴
專為十五日有國忌也是日不得行享禮之意天使知之甚悉
謁聖後因詣闕告辭非初相接之比不必備禮俱樂然尊敬天
使所以敬朝廷也暫陳男樂以示敬重詔使之意令譯官因便
語之曰為大人陳樂以私故不用情禮俱闕心甚未安以此告
之似當以素物代大小膳於禮不合不可創舉庚子年遣官奉
盃之事與親接不同不可援以為例傳曰可○兩使自成均館
而至 上出迎於慶會南門外相讓揖入 上曰兩大人勞動
貴體再臨陋止欲行謝拜兩使曰俺等今日之來專為拜辭也
請行拜禮於是行再拜禮 上曰大人書惠寶字又致異味多
謝但額字目當刻懸而今日忙未及成當隨後刻懸兩使曰拙
書為留筆迹果物知有齋戒而獻之耳今及致謝多謝 上令
都承旨黃琦以改宗系單字告于兩使曰宗系改錄一國所常
痛憤者也累蒙聖旨許令改正今欲更奏一本恐瀆帝聽不敢
也願大人將此單子經眼後還京力圖改撰以雪一國之冤

也兩使見之曰今見單字李仁任任字或書仁字或書人字
改書為一字可也 上曰此字固知其誤也然中國本文如
是故不敢改也兩使曰當初見之似誤不可也以一筆改書而來
上曰後命兩使曰今日乃是國齋而明日又有一會今日不須設
宴請止行茶禮而罷 上曰陪遊大人只今夕與明朝請行一
爵兩使固辭行茶禮如儀畢兩使請辭 上曰兩大人枉臨陋止
且更會無日請行一爵兩使曰國齋行酒不是禮也正使曰心乎
愛矣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備等一別之後雖一日安敢
忘于懷耶 上曰勞動貴體不得成禮多恨兩使曰明日更
有一會今雖不行何傷各揖舉袖而出○傳于閔齊仁曰天
使倏忽而還承旨今往問安曰枉臨陋止適以先忌不行一杯
而罷心甚未安云可也○傳于黃琦曰宗系單子仁字以為例
書而未及見也天使云當改書斯速改書可也回啓曰此字乃
載於大明會典等諸書例有參考之事而後中原所書書之如
是耳天使所言改書云者仁人任三字不同 故改來云耳此

事議于大臣何如傳曰此事不須議于大臣也天使雖云誤書

會典等諸書既如此載錄則今當言于天使曰若見其首末可

知其意云可也○迎接都監來啟曰以天使小錄上使小錄曰

物俱著管事人逐一查點收過如有差失即便來稟以憑查究

母得退有侈言副使小錄曰各房小通事將衣房內徑管供應

什物盡行查點不許跟帶負役私收一件臨行時著

欲面稟如有故違及通事擅飾作弊者決不輕恕見之則慮

各房所用之物頭目或有持歸故如是出令也令不出時聞頭

目等有欲持房物而歸者令既出頭目等失色有還棄之意天

使之意欲使臣等知之而示此令也啟稟後答之則似緩故即

答曰小小之物何可一一推之頭目亦豈有持歸之理乎以此

答之前則天使時所用之物無持者故修補用之龔吳時多所持

去故今天使時或多改備矣今頭目等初欲持去而令出後結

裏之物還解棄之云如席子揮巾梳貼履子等物則雖持去不

推何如傳曰如啟○伴送使來啟曰軍牢鼓吹厨役等頭目不
與相面矣比京遼東廣寧差送指揮等頭目常立天使之左右
一路與臣熟知而時有求請之物私與未安敢稟 傳曰令工曹

磨鍊以給○黃琦來自大平館啓曰問安後呈禮物單子曰大人謁聖後枉臨陋止勞動此物雖薄只以表誠云兩使只受衣服曰受之已多不敢盡受云臣又進曰宗系之誤字大明會典及祖訓條章載之如此今不可擅改也大人盡力改正則其德為何如答曰其字則不須改臣又以世子回奉之物進呈曰此前日送冊回奉也兩使謝曰禮統一尊 殿下之送是世子之送只受二匹傳曰知道○夜彗星見於軒轅尾第三星○癸丑上幸慕華館○傳于政院曰世子行酒可矣而行酒則不得不出班首出班首則天使乘轎過去未便畧下轎則自上立階上亦未安也故世子不出事已定矣然更思之錢天使之日世子之不出至為未便行酒後不出班首何如速議于師傳侍講院啓曰行酒後不出班首似為無妨傳曰可○都承旨黃琦啓曰今當呈宗系單子於天使而措辭為難以為當代之事大人之所知也而更思之恐或以而不記故書呈云何如傳曰啓意至當○兩使將至 上出送於館門外階上兩使至下轎相與

揖讓而入兩使各以扇柄贈 上曰九州之外更九州他生未

卜此生休俺等一去不可再會以此存留而常如見俺等之面

何如 上曰多謝多謝當如見大人而存之不忘也仍以宗系

單子進之兩使半披而出給頭目曰俺等見此所當改正今當

入歸若已改正則固無所用力若未改正則俺等當別為題本

華大人常在內府其勢亦易也但今朝廷多事姑停重修若或

重修則俺等當盡力此非虛言乃實情也 上曰多謝於是行

茶禮 上行酒令通事請曰為寡人致不忘之意於龔吳兩大人

人何如史道大人還朝已以寡人猶未忘也 皇華集則當隨

後印送兩使曰龔吳兩先生處當為致 殿下之意而史大人

為巡撫都御史出在大同皇華集則多謝但繁多則不便披覽

略抄而多其件數則朋友亦有欲見者也不盡之意當以書呈

即令取紙書之以進其書曰皇華集錄既有古事今不敢辭但此

一敲此至國中雖留五日而實王與諸臣禮意殷勤相見數數無
一刻之段間有燕燭之什情不能已草草塞白肆不成章若欲
登輝乞命識者通前校過擇其精可傳者刻數篇其陪臣和章
亦宜選刻彼此相體君子愛人以德貴精不費多也刻成之後

乞多惠數冊緣執中上曰依命世子行酒上謂黃琦曰世子

今已行酒天使若欲再見則當權辭曰氣不平先歸云可也右

議政金克成行酒上令承旨進白羽扇於兩使兩使謝曰俺

等當不用而珍蔽以思殿下也○臺諫啓曰今日餞宴世子

進爵後率百官立班首為常禮也只進爵而不祗送於禮貌不

合傳曰世子之不祗送丁酉年例也所啓之意至當祗送可也

兩使請曰今將臨別情則無窮但當登途行事忽忽請殺禮從

簡上曰依命仍請陪臣行酒以留之知中樞府事尹世蒙右

叅贊丁玉亨淳原尉趙義貞行酒兩使請止酒上曰願大人

完一杯之禮兩使曰依命右贊成尹任行酒進大膳後上又

請行一爵而後相與揖讓而出至門外階上又請行一爵兩使

下階上亦下階相揖再三上陞階兩使乘轎上立階上兩

使停轎舉袖相讓久之乃出至世子班次下轎行拜禮至百官

班次百官皆拜兩使對揖曰以俺等之故多致勞動○上還宮

○夜雲密慧星不見○甲寅黃琦自碧蹄來啓曰先呈餞慰之

物次呈潤筆之資曰 殿下無所表誠以薄物投進兩使相與
微笑頗有喜色臣行酒辭退而無所言臣進曰明朝當早還賚
來之物何以處置兩使曰此當不受而 殿下厚意不敢負也
且遠遣承旨餞慰多謝多謝○領議政尹殷輔啓曰臣失言之
事臺諫請推而止適天使來京無暇辭免矣夫星宿皆有分野
某星齊之分野某星魯之分野某變見於某國則同在一天之下
孰不恐懼而修省哉臣在燮理之地上台皇帝之言安有如此
也失乎請速適臣職傳曰此非有意之言也聞安國之言而偶
及於言端也其勿辭焉尹殷輔再啓曰夫在大臣之列以大關
之事而不復請推者以臣然於三公之列而且欲觀臣所自處
也有物論不可冒處重地請適傳曰此非自意而啓之聞人之
言而偶然啓之其勿辭殷輔又啓曰自 上遇災而懼引見三
公講求應天之際臣在燮理之地敢為此言雖曰因人之言安
有如此之失乎此臣年老耄荒之致也冒居重地至為未安傳
曰三公進退非輕况以偶然之言適之乎勿辭○下進賀使柳

仁淑書狀

臣三月初四日北京離發錄捷子三百餘人前頭出

日先到遼東留待車輜十二日發行臣陪奉方物表文二月初八

三日到于禮部宴罷後尚書語臣曰今次賜宴乃朝廷特恩於

爾國為莫大之慶陪臣不敢表謝爾到本國說國王表謝云中

朝一路荒殘已極我國使臣往返不已車輜馬匹不能趁時出

謝恩使兼行似為便當于政院曰見此書狀皇恩固極今古所無

下國不能盡其誠也今當遣使陳謝而李清前為欽問使廷議

以為不可故還停之矣今有皇恩不可不謝以李清為謝恩使

兼行欽問之禮與聖節使尹思翼同行有何一路之弊欽問起居有

祖宗朝太宗世宗古事非自今始也其遣史官議于三公○夜禁星

見於軒轅尾第四星○乙卯傳于政院曰御前通事天使回程

則賞格例也尹溉李應星各熟馬一匹預差田命順朱良佑各

兒馬一匹賜給李應星前天使時已為准品矣今則丁喪免喪

則可為也○尹殷輔議伏覩柳仁淑書狀皇帝面諭禮部特賜

筵宴此實古所未聞息廢莫大尚書亦語曰告爾國王表謝云

爾則雖一路有弊不得不遣使稱謝以李清為謝恩使兼問起

居同聖節入歸上教允當洪彥弼議今年赴京使項背相望

非徒近世所無在古亦未聞欽問之使廷論請停已久不須遣也別設宴慰之事皇恩亦至義當陳謝然不可別遣使臣今聖節之行兼具謝辭付送何如平安一路我國西門疲傷已極無術可救國家深憂實在於此金克成議皇朝寵異之恩禮當遣使陳謝兼問起居與聖節使同行雖除一路之弊異日難處之悔恐自此而始不可輕議傳曰皇帝優寵下國下國當盡其誠入送謝恩使兼致起居之禮而與聖節同為一行則何有其弊如此大事不得已也故落點于領相議○三公啓曰臣等伏見柳仁淑書狀皇帝面諭禮部特賜筵宴如此寵異之事非徒近世所無古亦未聞皇帝既示以非常之恩我國亦當有感悅之意以示臣庶龔吳只以誕生皇嗣來頒慶詔多用恩典以表欣戴之誠龔吳聞之喜發言色以至奏達云今天使將冊封詔來比諸前慶慶益重矣而無喜慶之色形于朝廷伏仰裁自聖心略示恩典及天使未越江前為告何如又啓曰伏見天使之詩真大手也在我酬答至為虛踈且天使請陪臣和章亦宜選

刻其修正之事獨金安國為之令李希輔從安國修正何如傳
曰金安國果不可獨為以李希輔為隨從且皇帝之面諭賜宴
喜慶之大者然有形然後可知其喜慶也前者皇嗣誕生例不
遣使丁酉年別遣故特施恩典耳今則予以為例遣而不為所
啓之意至當今當引見而議之俱詣閣門外○上御思政殿頒議政
尹殷輔等以次入上曰見柳仁淑書狀特厚我國近古所無
欣戴之意不可不言于天使也皇嗣誕生來頒詔命非是古例
而然其時特用恩典冊封頒詔是為例命故不用恩數也今見
皇寵如此可以施恩也如赦有罪加百官則可以次第舉行而
但取人今非其時秋成後試取則式年已迫刻日試取則用才
不廣何以為之殷輔曰皇帝面諭禮部特賜陪臣之宴此實上
有非常之寵下有感悅之意於禮當矣况冊封太子以定天下
之本施恩國中告于天使臣意如是彥弼曰臣累日思度龔用卿
吳希孟時既用恩典况今特賜陪臣之宴慶寵冠古施恩臣庶
以表喜戴之意甚當上曰恩寵重疊可以施恩但星變未滅

恐有廷議也古人云赦不妄下又曰赦者小人之幸用赦所當
慎也但頃者用赦不循 祖宗之法只放時推至為不可今若
用赦宜法 祖宗克成曰可赦者赦之不可赦者不赦在自
上裁斷 上曰只放時推則與疏放無異凡雜犯之罪皆可原
放前欲取人以廷議而止今欲廣取必於秋後為之然則式年
亦有之只以京中儒生刻日試取何如敦輔曰秋後別試則外
方之士全集京師各道鄉試必不及下去矣况今農月方事耕種撤
南畝之奴羸糧上京甚為有弊 上曰此論甚當刻日幸學試
取則無此二者之弊矣克成曰今若大舉則外方之士才不才
間全集京師尤為未便限日錄名少取人才似可 上曰刻日
錄名幸學取人則外方儒生何能及哉武科亦依此為之彥弼
曰近者接待天使勞動 上體今又幸學恐益勞動 上曰只
行酌獻禮則有何勞動也○尹殷輔等啓曰時猶在實廳陳賀施具
事今更計之只以此意為言則恐為一偏今以定天下之本願
慶四海賜宴陪臣圖報未由故施恩國中咸與臣庶同歡以此

意受賀而告于天使則兩意俱備矣傳曰此啓至當令宋純

州美

別議
慰使

告于天使○丙辰傳于政院曰幸學取人則遠方之士以

為某日幸學雖空還皆上來矣若限日錄名而其翌日為初試

則遠方聞者無舍農上來之弊矣其議于三公尹殷輔等議幸

學取人之奇若傳播諸道則其間為日亦多遠方儒生將率其

農奴至集京師若限三日錄名次日初試則遠道之人聞之無

望赴舉必初不上來上教允當傳曰限三日錄名次日初試

後行殿試事捧承傳○臺諫啓曰皇帝賜宴陪臣冊封太子頒

詔四海為陳賀施恩之舉西北人民饑孱相望彗星示變至今

不減以天災人事見之所當恐懼修省決非受賀之時但當修

謝而已請停陳賀而施恩之舉亦并停之答曰災變飢荒至於

如此恐懼修省可也施恩之典大臣豈偶然計而取稟乎此是

曠古之事恩典已定不須更改臺諫再啓曰恩典已定矣但天

變非輕人民飢荒受賀則決不可為也答曰受賀非樂事也不

得已受賀然後可以有恩典也是故不親受而以權停禮行之

○傳于政院曰欽問使方物有前例則依例入送謝恩使則別遣之使也於皇帝則可進方物而昭憲皇太后及中宮東宮三殿則近來使臣絡繹不無虛之不須封進事議于承文院都提調以啓承文院都提調啓曰謝恩前例或有只於御前進方物之事 上教允當○王世子率百官陳賀進箋○赦 王若曰大儀荐舉於天朝實關宗社之慶綸音遠頒於下國誕布雨露之恩既加錫予之便蕃又荷獎諭之誨至况聞賀使之進表特令躬擎以示優撤藩館之恒規錫禮部之榮宴斯皆殊異之寵命豈意重沓於同時顧予菲涼續緒兢懼雖盡誠於事大無少裨於效勞反承帝眷之光隆實是一國之慶幸宜推惠渥以晉沛嘉與衆庶以同歡但念朝政之多愆而致玄象之示異方當脩省之際似好恩典之施事係皇家理宜勉率自今月十九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謀殺歐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魅關係闕常國家但犯賊盜外雜犯死罪徒流付處安置充軍已至配所未至配所已決

正未決正咸宥除之敢以有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在位者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於戲一視無外既承渙汗之音咸與惟新蓋布雷解之澤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夜彗星見於軒轅第十二星下尾長五六尺許色白霜降○太白晝見○丁巳以柳仁淑為漢城府右尹蔡世英為禮曹參議○夜彗星見於軒轅第土星西北尾長五六尺許色白○戊午 御朝講 上曰今觀兩界之事至為可慮餓殍相望困弊已極雖有所蠲減守令等慢予奉行民豈得蒙實惠哉領事尹殷輔曰北道賑救委遣京官而賑救形止穀食多少尚不馳啓至為非矣平安道前年失農使臣絡繹不絕迎護送軍皆防戍之卒其數有限一年有再赴遼東者無息肩休暇之時何以蘇復近來使臣皆迫於勢不可不送至於可以已者雖不送可矣 上曰近來使臣皆非無名且有前例不得不遣殷輔曰欽問使非遠往湖廣而皇帝回駕後當欽問也然此可已之事也 上曰別為欽問使而入送則不無其弊然此則因皇帝非常之寵遣使修謝故欲使之兼

致起居之禮爾殷輔曰我國在海外中朝雖曰視同內服然藩
邦遠國豈得一一如內服哉雖不問起居可也執義鄭惟善曰
欽問起居不可開端慮有後弊朝議止之而今使謝恩使並行
云前既不當送則後不必送也前後異議事體不當大抵可已
之事不可開例也獻納具壽聃曰帝寵非常息出曠古不得不
遣使修謝欽問起居雖本朝古事然我國與內服不同近來使
臣不絕于路而又行百餘年曠廢之典一開其端末流之弊將
不可友雖曰兼行亦不可為也欲除民瘼其可已者自上斟酌
何如禮有煩簡地有遠近中朝雖示寵異豈同內諸侯哉以
遠外之邦行煩弊之禮未見其可也殷輔曰中朝雖優待我國
大慶大故可賀可慰之事例不詔諭故因我國之使而聞之得
行慰賀之禮我國既為藩邦則使臣之可已者雖不送可也中
朝見我國使臣數往不以至誠事大為言而以交市為言可羞
之甚也臣錯料前日丁問時以入送為當議啓今更思之勿遣
為便侍講官韓淑曰臣頃以問禮官親見一路村舍空虛餓莩

相望又聞諸陳慰使鄭萬鍾路傍有一民舍空虛問何以如是
前驅譯率曰乞食流離云聞之至為慘惻使臣之可已者斟酌
為之何如 上曰使臣之不當送者不須遣也然皇帝特厚我國恩
寵固極又天使來言巡幸之事故欲遣使修謝兼致起居之禮若
皆以為未便則當更議之也殷輔曰近來災變非常彗星久而
不滅今又太白晝見夏月霜降變異疊至不知將有何事至為惶
恐北方飢饉人多死亡西道困弊閭里空虛可謂寒心大抵災
不虛生必有其應朝廷上下所當同寅協恭恐懼修省則轉災
為祥轉禍為福而自無其應不然則天愈怒而禍益促可不懼
哉 上曰近來災變屢現上下所當更加修省也災不虛生至為
未安而謝恩使頒詔不得已為各行乎若可兼行則必至除弊
矣殷輔曰頒詔謝恩使例於頒詔後十日內發程今以十日
書填咨文而二使兼行則其弊除矣壽聃曰以西道事見之一使
赴京弊如丘山義州鄉通事出入遼東路傍唐人誰不交通有
赴京之事則預先通知潛於夜中艤舩以渡輸物于彼及行次

越江後或先或後以達遼東一馬之價至於段二四匹西人重其利盡送馬匹以要其倍價其弊可勝言哉以此見之西方之馬不數年盡空矣段輔曰潛賣重物者絞此律文也牛馬為重而常人重其倍價不計其罪敢為此事禁之至難銀鐵則防禁尤難雖使書狀官檢察而預於越邊埋置入去時掘取而歸其詐難防臣意以為到遼東一應公貿易及一行人盤纏私買之物逐一點檢酌定其價還至遼東又點其所買之物若過於酌定之價乃即屬公治罪則自無其弊矣○傳于政院曰欽問使入送事前以臺諫所啓止之其後聞皇帝特施恩寵議于大臣大臣以為可遣故送之然今日經筵皆曰一開其端後弊無窮此何以為之且先入謝恩使不謝特賜筵宴之意而令後謝恩使為之未便今使尹世豪兼行何如其議于三公又傳曰天使御前通事甚為關重李應星能解華語接待前後天使語果精熟在喪之人故只行賞耳待服闋叙准職事已教之矣然服闋後持加兩使之使京則龔吳華薛天使必見而喜之如此則勸

勵後人多有與起者矣其並議于大臣尹啟輔等議啓曰遣使起居不可開端之意臣等議啓已盡今次賜宴謝恩令尹世豪兼行上教允當但尹世豪茲程在二十五日後謝恩文書恐未及修正量退行期似當且華使交際假譯以通李應星解解華語性亦開悟在輩流為最所宜獎勵以勵其餘裁自

聖衷金克成

議克成以非制不計本府故不與殷輔等同

謝恩使兼行事同李應

星別施特恩勸勵後人似為宜當但名器不可濫授應星纔過三十以雜技陞重上則天使見之恐以我國為賤用官爵亦可羞也矣他日積有功勞陞級恐未為晚傳曰令尹世豪兼行兩謝恩之事及李應星特加事捧承傳可也○諫院啓曰大護軍權秀以滿浦僉使陞堂上重加今其毋上言既違其職而堂上加則因授重加不可虛授請改正上護軍朴址前以重罪被謫適因天使之來得蒙放還復屬其司上恩已極今授准品至為猥濫請改正傳曰權秀若不用人則可以致正也以階梯職陞堂上况後日可用之人則不須改也李址通事中精解譯語者

非特別為准職也。因天使之請議于大臣，已言于天使，何可改也。○已未，以皇帝巡幸禮儀及東宮監國事宜二冊下于三公。曰：此乃天使所與而未及見也。昨日偶然搜閱舉官，皆當遠行云。拾問先來通事，亦有此奇事，必的實矣。令謝恩使等兼問起居，何如此冊。卿等必未及見，故示之。且尹世豪等以一使而兼賫兩表，况禮部有問，則何以答之。議定所答之辭可也。○御夕講畢，侍講官韓淑曰：今講綱目書二赦者，譏貶之辭也。或曰：赦者，小人之幸，或曰：赦者，賊良民之甚，故人臣進言皆以赦為戒。今者以皇帝賜宴陪臣為曠古所無之慶，而特頒大赦，雜犯死罪徒流，付處安置之罪，皆赦之，似乎過矣。既已頒行，今不可改也。然自上當慎重也。上曰：古云：赦不數下，赦當慎重。今則有近古所無之事，議于大臣而為之也。近來用赦例，以時推異於祖宗朝古事故，特如是。爾淑曰：赦非國家之福，小人之幸。自上當慎重之。○以僧人寶湛公事假稱內旨下于政院曰：如此公事，京中則以為外方見赦必放，外方則欲待京中裁落。

而放之也其間違碍者必多若此之類問于刑曹以啟○夜禁
星見於軒轅第十星西尾長五六尺許色白○庚申政院啟曰
令尹世豪兼兩謝恩而欽問起居之使則停之矣但尹世豪與
聖節使同行兼問起居事十八日已下書于伴送使蘇世讓使
告于天使想已告達何以為之傳曰近日所議之事皆虛也別
遣謝恩使兼問起居事昭昭已告于天使不可誣也以李清為
頒詔謝恩使與聖節使同行兼問起居事分遣史官言于大臣
○傳于政院曰近來天使往還而赴京使臣絡繹不絕上國一
路殘弊不可勝言朝廷雖畫蘇復之策豈能有益哉予意以司
瞻寺綿布量數下于監司今分其各驛之殘實斟酌均給俾令
買馬則此是一分之惠也問于該曹○政院啟曰別遣謝恩使
兼問起居事前已下書于伴送使告達于天使矣前日經憲大
臣及臺諫議定之時臣等以已告天使之意若即啟達則議論
必不至如此紛紜也未及詳啟啟達致此紛擾此實臣等不詳察之
罪待罪傳曰不須待罪然如此之事予若記憶而自下亦及告

啓則不至前後紛紜也事大重禮如此錯誤至為非矣其時參
論承旨推考則朝廷亦知其所以由也○傳于政院曰因刑曹公
事具氏已令拿囚然不知首末而推闕為難士族婦女不可囚
諸典獄具氏則囚諸禁府而其餘事干則囚諸典獄可也然此事
干下送于本官而推之乎外方之人并令上來而推之乎令刑
曹為公事可也○日微暈兩珥冠○辛酉領議政尹殷輔等啓
曰近來災變皆至頃者白氣布天白虹貫日今又彗星久而不
滅光芒益出太白晝正見陽之月霜降此皆災變之大者不知以
何故而至此大抵輔佐之人能調燮贊揚則災變何由生乎臣
等俱以無狀濫居重地瘠曠職事自此災異請違臣等之職擇
賢輔佐用之則無此災變矣○答曰近來災變疊見豈無所自天
乃告示而人不知應災之道可不懼哉○純陽之月霜降此陰盛
陽微予之否德所致豈卿等所失而然乎○勿辭大抵移風易俗
機在於上而近來紀綱不振人心頹詐風俗薄惡奢侈之習亦
已甚矣以飲食饌具觀之唐人所食不過數器而我國之人常

燕五六人之饌費用不亦甚乎司饗進上之器雖不如常器之
小而不得如今時所用之大可也又觀天使支供之饌多有餘
數今後卜定之時稍減其數以除民弊傳曰前日所議中原一
路各驛殘弊蘇復之策莫得其宜司贍寺綿布量數下送于各
道令監司分其殘盛頒給驛卒使之補買馬匹則庶被一分之
惠矣此意并議之啟輔等啓曰災變疊至臣等尸素所致古有
以災異責免三公三公居燮理之地能稱其職則災變何從而
出臣等無狀冒居重他召此災異請違臣職以答天譴司贍綿
布分給殘弊之驛使之買馬 上教允 當答曰人君遇災責免
三公是豈應天修省之道君臣上下講求治道同心共濟乃其
實也勿辭且兩界之事上下更加憂念可也若有不虞之變則
尤為寒心南方亦有倭變尤不可支接待夷狄之事不及於
祖宗朝而使之致怒亦不可不慮也啟輔等啓曰災變大矣自
上恐懼修省以求應天之術無不盡心避殿減膳雖曰文具亦
是恐懼之一端也且引咎責躬下旨求言亦所當急此自古人

君遇災修省之事且飲食不侈器皿不大事下諭於中外何如
傳曰遇災之時避殿求言雖是文具為之無妨○傳于尹啟輔
等曰改宗系與惡名我國莫大之事也上下痛憤何可勝言不
失機會若能改正則可雪 祖宗積久之憤怨萬世之下豈偶
然哉頃者天使發更表之言即議于卿等卿等荅曰正德時既
已謝恩今不可更奏予意亦以為然也今更思之皇帝之待我國
非尋常而前後天使亦有助之之意且禮部尚書亦勉於我國
之事若失此機不為奏請則恐有後悔正德時雖有改正之命
未得見其成書况今年月已久中朝豈為留念乎大明會典雖
未及刊今皇帝若有改正之命則不須見冊而知其改正也尹世
豪李清之行已迫必未及奏聞也後有行次兼為奏聞甚可况
天使曰皇帝回駕後更奏云此必天使因我國聞奏欲助之也
啟輔等啟曰前雖改正而時未改正今則帝寵如此天使及禮
部尚書之意又如此此大機會也更為奏請 上教允當傳曰
所啟當矣然則聖節使發程以來月初十日後十五日前改擇

定而奏請之意天使未越江前馳告何如設輔等啓曰今當馳告于天使曰宗系事以煩請為難而更思之我國重大切迫之爭令謝恩使無致奏請欲蒙大人贊助之德云而人情之物亦入送何如傳曰所落至當今可速成書狀下送于伴送使而人情物亦可送也○傳于政院曰以謝恩使無欽問以聖節使無奏請矣皇帝若於六七月間回駕則謝恩聖節等使當即竣事而還矣今聞皇帝舉宮以往若仍留湖廣以俟太后發引水葬後回駕則聖節謝恩表文皇帝雖未回駕當呈于禮部但為奏請欽問而留停則中朝人必疑其久留聖節使進呈表文則出還謝恩使獨留以待回駕後出來可也遣史官議于三公○太白晝見○夜彗星見於軒轅第十星西尾長五六尺許色白○壬戌傳于政院曰災變疊見太白晝見彗星又出所當恐懼修省自今避殿減膳撤樂可也○傳于政院曰今別試文武科殿試適在避正殿之時既避正殿而又御勤政殿出題幸慕華館試取武士為未安來二十八日於慶會樓下先行文科殿試來

月初一日亦於慶會樓下行武科殿試何如且勤政殿簷下亦可殿坐出題耶其遣史官議于三公○尹殷輔議曰皇帝旋駕遲速難必若襄事後則久於湖廣審矣欽問必於皇帝回駕後乃行其禮但聞車駕巡幸儀禮有曰特賀大禮不係常典者原差人恭詣行在之語若然則禮部雖不令欽問使責赴湖廣其奏達往復之際必經累月其久留北京可知矣聖節使若兼奏請不得不留兩使勢難並滯謝恩奏請欽問等事令李清兼行似當文武科殿試在前例於同日試取今既避殿勢難循例常時避正殿則視事例於思政殿簷下行之今亦當御勤政殿簷下出試題慶會樓下取武士何如洪彥弼議曰今觀天使越站急還意皇帝旋駕必在五六月之間我國兩使決無久留之弊脫有事不如是奏請使將我國重事不待俞音而先返於中朝見聞似為不當待事決落與謝恩使同還似合事體然事不必如是但令兩使知此意而去 上教允當金克成議曰聖節使既兼奏請之事不可不待發落委諸他使而先出來謝恩使亦

兼起居之事皇帝回駕遲速亦難逆料假令一使先出來下人既令減數勢不得率兩使各有文書方物下人量宜加數差遣令先來之使分半率還何如殿試議則三公皆同○禮曹啓曰謝恩使當待回駕乃行欽問之事而若以未回駕則亦必以留矣聖節使以奏請事兼行亦當待回駕奏請而後還來則必與謝恩使同留矣若有先出來則下人分率上教至當又以判

書

李龜齡

意啓曰臣甲戌年赴殿試時適以旱災避殿亦於勤政

殿落_下殿坐命題後御慶會樓下試取武科此臣目覩之事敢

啓傳曰依啓○閔齊仁以求言傳旨

齊仁製進

入啓其傳旨曰彼蒼

蓋高於赫鑑臨之明吾心雖微亦有感通之妙人之所為天必先知其善其惡為祥為災應感如此可不畏哉予以昧末叨承艱大竊自措躬於兢業常恐獲戾于上下敬天勤民厲精圖理三十有四卒然而誠未上乎澤罔下究和順不應陰沴並臻布天之氣貫日之虹相繼而白色示異彗犯台階太白見晝同時而以類告災又於正陽之月乃有霜降雨雹茲皆陰盛陽微之兆實

是近古所無之變稽諸往昔遇災時孰如今者獲譴為最成
湯大聖尚以六事自責顧予何人敢不舉國相戒避殿減膳徒
為責躬之虛文懲愆革弊斯乃應天之實德近自寡躬遠及庶
政闕失必多惜未指省修身乃正家之本而誠正有未盡正家
為出治之源而宮闈有未肅文渥盛歟用度煩歟土木興而宮室
崇歟公道廢而苞苴行歟言路塞而下情阻歟刑獄滯而冤枉
多歟邊鄙凋虛撫御失宜而桀驁將萌歟民生困瘁賦歛無藝
而怨讟方起歟唯諾成風士節沮喪而予不能扶紀綱渙散元
氣潛銷而予不知虞去奸之傷人心雖似安定而不可不軫予
念凡此數事皆為弊端豈予一人所能偏察其在大小臣僚與
夫草澤庶士各以見聞極陳無諱言雖不中亦不加罪因變求
言雖似涉於循例廣詢博訪真有補於將來惟爾政府體予至
意曉諭中外○諫院啓權秀朴址等事答曰人物可用則其加
不須改正而權秀之加不可加也朴址天使以累日陪行之情
欲加恩而請之故命除准職而天使已知不可欺也○傳于政

院曰聖節使則前期差出已為治裝且不久留於北京也謝恩使則差出最後而治必窘且有留滯北京之勢况以奏請大

事委去乎聖節使及書狀官白襦裹肚各一孤皮精靴各一謝恩便狐皮內供白襦裹肚一草綠匹段襦帖裏一孤皮靴精一

今尚衣院造給○夜禁星見於軒轅第九星南尾長五六尺許色白○癸亥以幼學李景雲策文試卷文科初試三等試券例

入下于政院曰自上見此策文雖儒生之言甚合於時弊矣其

曰我凶之事上國亦不得已使命之來不可以民弊而辭焉朝聘之使不可以民樂而停焉但華使之來支供過飽使臣之赴京資送過多守令之營求侵虐已極除此數者之事則社一道之弊矣以祖宗朝事見之亦有

一年之內華使疊來而如太監天使至留四五月其時支供亦必

煩而未聞敝困今者三年之間天使疊至龔吳華薛而凡事皆困

赴京使臣古亦有之而今則一路尤為困苦者是必使臣資送

過多守營令求太多故民生之困至此極矣○戶曹啓驛馬之

價今則甚高所當優給然國家之物不可濫且司贍寺綿布

輸給亦難其道亦各有不儲之布京畿二百匹黃海二百五

十匹平安道三百匹以此數給之何如傳曰此朝廷別議措置
之事不可略給其令京畿五百匹黃海道一千匹平安道二千
匹各以其道所儲之布給之可也以各官徵贖之布入送兩界
買穀以補軍資除減其布之半以給三道使買驛馬亦可然不可
每年為之限年為之可也令兵曹磨鍊事目○議政府戶曹議
啓曰今觀李冀狀啓吉州以北各官兩倉穀物許多飢民傾儲
賑救其中明川鏡城慶源慶興等邑尤甚虛竭極有寒心當即
移粟以補軍儲但令東作方殷若驅農民迫令漕轉民皆疲於
搬運廢失本業終致南北俱困誠非細慮姑勿運轉待早穀成
熟本道南官南道各官所在米四千石隨宜漕運以圖充補且申飭
北道列邑守宰各其農民另加寬恤使之專力本業冀見收穫
之效所受官糶少有充償庶可少裨將此意下諭監司及叡差官
且諭以雖當農月不得已速加漕運可以全活民命之意令即具
由馳啓後更議施行何如以此議下于政院曰北道救荒依議
為之○日微暈夜彗星見於軒轅第十星西南尾長四五尺許

色白○甲子以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梁允書狀其書狀曰臣

形止柳軒巡審到唐浦請悉水軍點考數多闕點兵房鎮撫河

元福推問招內萬戶崔玳點考時元關一百九十一名點考抄

其其餘七十九名五名則一名米十八斗一名米七斗一名米

十斗八升吏領船收納七七二名每八人番價細布十五匹捧

納元正軍四十四名劫稱代身每一人木綿二匹侵斂崔

玳因固城河元福因在移報監司水軍流止專由於此下于

政院曰唐浦萬戶崔玳所犯非輕令義禁府并事于拿鞫○夜東

南方有氣如火○乙丑承文院啓曰 太祖朝奏請辨明宗系

太宗朝亦奏請辨明而太宗皇帝以改正宗系聖旨東降正德

十三年亦請改正大明會典將改印而宗系改正張本我國使

臣赴京者替給人情之物求得而來見此張本宗系皆改書可

知已命改正矣今則不可以改正奏請也但以會典開字時宗

系恐有錯誤勿使差謬事奏請何如欽問頭辭若以柳仁淑回

書狀

其書狀曰臣

以各浦防禦

兵房鎮撫河

一名米七斗一名米

八斗一名米十八斗

每一人木綿二匹

侵斂崔

由於此下于

水軍流止專

於此下于

布十五匹

一名米七斗

一名米十八斗

每一人木綿二匹

幸南甸祇謁園陵之辭我國但聞巡幸宜去祇謁等語也予以
為因柳仁淑回來伏聞巡幸南甸回駕故欽問云何如然其
回早晚未可知也其更議啓又傳曰洪慎進賀使鄭萬鍾進香使回
還則回駕與否可以的知也但八月間必未出來然則欽問使
其於冬至使之行亦未及送其勢當於來年別遣使臣其弊不
貲故言之如此承文院回啓曰若以聞回駕故欽問云則言似
不順今聞湖廣不至甚遠云其還不以矣欽問使來月初七日
發行太早今者餞慰使等及諸使多往平安道驛馬亦不足一
路困弊矣柳仁淑必詳聞中朝之苛待仁淑入京聞事後發送
何如傳曰知道○憲府啓通事李應星雖能稍解漢語亦是職
分所當為而賞以准職猶可矣以雜技之類年纔三十餘遽陞
堂上非徒猥濫名器及賤物情駭恠請收成命答曰李應星事
予亦以為然但累經天使譯語精通今又起復用之議于大臣
或以為可或云不可而臺諫今又論啓故如啓○丙寅遣工曹判
書尹世豪左尹朴世翁謝頒冊立皇子詔勅皇天上帝泰瑞

詔勅○傳于政院曰聖節使鄭世前期差出故預治行裝矣謝

恩使李清臨迫差出必不及治裝且欽問當待回駕之後為之則

必以留而若久不回駕則或使赴于行在故衣靴扇帽等物各

別給之矣聖節使年例之行本無賜與但以謝恩使一行故差

等賜給矣然年例之行前後不可有異况人君愛一嘆一笑凡

事合於物情可也恩數之事自下處置雖難議其便宜以啟政

院回啓曰李清之差赴不為不預而間或停罷李清初為欽問

帝遠幸湖廣我國在海外外不宜欽問論啓故議于大臣而停罷

今月十七日進賀使柳仁淑親呈表文又賜宴于體部而尚書

嚴嵩云禮當疎謝故是日以李故不得專治行裝矣其或赴行

在不可遙度若待回駕欽問其必久留矣自 上特賜盤纏至

當但如聖節使年例之行則雖不賜與可也然恩賜之命已下

自 上斟酌何如傳曰例行使臣并有賜與則恐成其例也只

於李清之行賜其衣靴雜物而聖節使及書狀官勿賜事言于

該司○以咸鏡南道節度使禹孟啓本啓本云問延等地方

落益繁勢必連居惠山學州等處實我區門庭之地下于兵曹

○太白晝見日微暈夜彗星見於軒轅星西尾長四五尺許色

白○丁卯傳于左議政洪彥弼詩以文科殿試官在賓廳曰今見欽問表頭

詞以為欽聞巡幸南甸云予意初以為可也今更思之巡字乃

平時遊豫之事皇帝為太后看審葬地而行實誠孝之事而外

國以巡遊為言無奈不可乎予意以為改巡字以遠字為詞曰

欽聞聖駕遠幸南甸云何如他大臣今已退去當待明日議之

也此遠字予所商量故議之卿其先議以啓彥弼即回啓曰天

使為巡幸承天府而議禮巡幸禮儀亦以巡幸為名以巡字為詞矣

改以遠幸 上教亦當傳曰中朝文書果有巡幸之語外國不

知為某事為巡幸宜以遠幸泛稱為當然待明日更議○政院以

江原道觀察使書狀入啓其書狀曰江陵府使張季文等牒呈

山頂下雪經日不消寒陽冬月十九日雪嶽山下雪高城同日

金剛山下雪深五六寸金化麟蹄狼川同日山上雪深三尺兩麥外

餘禾穀時未立苗故無損傷處附近各色亦下雪與否行移訪問

即下于禮曹○日微暈太白晝見夜彗星見于軒轅星西尾長四
五尺色白

五月戊辰朔

上御思政簷下

有彗星故避正殿

文科殿試出策題取

成夢說等十二人御慶會樓下武科殿試取王順孝等二十人

○己巳雨雹○夜彗星見於軒轅星西角尾長四五尺許色白

庚午傳于政院曰趙萬齡通繼母及庶母罪大惡極口不忍言

耳不忍聞庶母通奸事于今已承服萬齡若更刑訊則或恐殞

命杖下不得明正其罪矣庶母通奸稍輕繼母通奸最重而既

承服惡極罪大之人天地之間一日不可容也庶母通奸事據

事于承服斯速照律處決禁府回啓曰趙萬齡王只萬齡等事

綱常大罪今已承服當速依律典刑以懲大惡 上教允當○

傳于政院曰頃者李連守殺其父無有如此大事今者趙萬齡

通繼母及庶母子觀律文繼母與親母同也如此之事極惡故

律文無現出處乎此雖自為之事亦王化不美之所致萬齡之

家在通津及京中云破其家瀦其宅以示痛疾之意○承旨宋

純別饒復命仍啓曰二十六日天使入義州臣及申光漢饒

入而行禮因告 殿下問安遠路倏忽有同春夢思想不已兩

使蒼曰俺等亦整奉而來忽如夢裏懷不能忘遠路又遣使問

安多謝多謝臣以物膳文書進呈曰 殿下令臣更進一杯兩

使曰多謝臣又以傳教之意告曰視同內服頌詔與勅又於陪

臣柳仁淑之進特命親呈表文於奉天門又錫宴而寵異之恩

慶莫大感戴帝德圖報末由施恩國中與民庶同歡欲以此仰

答鴻恩耳兩使曰 殿下恩澤光照國中深喜臣又告于副使

曰路中製送宴慶會樓賦不勝感喜副使曰非時體之作非敢為

賦而又使致謝多謝多謝禮畢臣告辭兩使曰欲贈詩明日更來

臣翌日與光漢偕進則各贈律詩一首兩使又曰國王前謝狀已

授蘇贊成云世讓謂臣曰天使簡書吾當持進但汝當先我復

命宜先賚進云故臣持來入啟 華察簡云東藩之賢聞於中國

知所聞不誣性返一月雖甚匆遽而禮儀周旋情文曲盡令人

懷感不口瀕行過承垂念以為再見無由徒勞夢想蓋信然也

無阻二十六日抵義州次日即渡江矣蘇贊成止讓國之大器

通事李和宗輩亦能仰體盛心將事甚格向者承諭欲廣朝廷

成反命草草附謝屢辱腆儀有違雅意迹妙不恭並用告罪惟

亮恕幸甚薛廷寵簡云漢邸耳節五日爾高情厚誼言謝不盡

頻辱賜儀未免方命顧鄙非不恭若幸原亮發碧蹄十日渡江
 天時人事百九順適適顧賴鴻庇喜不自勝且思承但饑冠履相
 屬後昭無由不自銘刻爾館伴蘇贊成世讓雅重勤敏既被簡
 命必在所知不敢贅從事諸官俱執禮效誠而譯使李和宗朴
 址為尤者攬賢序能國之大柄非郵所敢干顧於情分有不得
 不告耳集刻一節欲得校警訛字擇其稍可意者已曾面瀆並
 屬世讓敢再申伏
 猪不盡所云

傳曰知道○進賀使柳仁淑復命引見仁淑啟

曰臣進呈方物表文禮部即奏達皇帝聞而喜之二月十四日

御奉天門令臣親進表文特賜宴于禮部宴罷尚書嚴嵩曰朝

廷特恩汝當表謝乎爾國王表謝乎臣答曰表謝臣不敢為也

但明日謝恩而已尚書又曰此汝國莫大之慶歸告爾王表謝

可也帝今欲賜勅適以幸湖廣多事未遑為之後當欽賜云臣

觀帝意自追上皇天及獻帝之號朝廷有非之者而海內布政

司時無進賀者帝意殊未快焉臣見之至喜極故令親進表文

又特賜宴矣其時唯浙江進表耳二月十六日帝幸湖廣臣因館

夫聞之軍士十萬宦官三千校尉二千千官扈從以十兩載宮女一兩

每五人載行扈從軍馬皆渴不得飲水行到黃河軍馬爭奔河水

競飲相跌顛溺而死者甚衆云湖廣去京四千五百里而五十

七站三十九日程也云皇帝所行如是朝無善人爭以諂諛逢迎帝意而封太子日以慶雲出奉表陳賀云正德皇帝雖荒淫然朝廷有人而付政于重臣故天下不至騷擾也今則皇帝好自用天下之事無不摠治如有直諫者輒重刑人皆禁嘿今湖廣之幸使閣老顧鼎臣奉護太監撫軍國云問皇帝回駕遲速則湖廣炎蒸之地也不可久留必於五月乃還然帝之幸湖廣非徒為卜葬欲誇耀於故鄉耽樂遊觀而已上曰進表時親見大類乎仁淑曰臣奉表立于午門之外開明之後入自正門置表于階下案上序班即引臣出門外帝出御序班引臣以入行五拜三扣頭跪尚書亦跪曰某進表帝曰知道臣又五拜三扣頭而退未詳見也且幸湖廣時舉朝上疏極陳其不可職卑者杖之官高者囚之諫者皆止云上曰宮中后妃亦隨駕乎仁淑曰亦隨行云但傳聞未知虛的也上曰車駕巡幸儀禮有后妃隨行之言仁淑曰有言隨行而未詳知之其處人云帝巡幸時路中繫杠折毀此不詳之兆也且東宮僚屬擇差十人華

察白悅亦與選有吏科給事中名志上章憚劾曰華察白悅用

心回邪貪婪有迹不合東宮之官云 上曰龔用卿吳希孟亦

與其選耶仁淑曰龔用卿為右諭德耳且禮部侍郎白悅求請

之物紙文令序班進呈大抵白悅求請序班來言而序班傳給

非悅親請親受安知中間必為也龔吳處皇華集及地志付吳

家人傳給其後龔吳來見臣於主事廳以下諭之意傳道耳臣

意外國與中朝之臣相交事體不當今時皇帝如此朝廷又無

廉耻之士故求請如此豈無識者非之今後凡求請斟酌為之

何如皇帝巡幸時六部官員於牙子處分定油老督納皆不勝

其侵責有一禮部郎中使牙子持銀兩求買油老於臣等臣哈

油老還其銀侍郎極喜云凡求請公然少無廉恥以此見之朝

廷無紀綱士風盡墜矣常時赴京通事以仕之多少輪次入送

不擇精否凡言語及或有質問之辭專憑通事而苟不精譯者

專不解知今後宜擇精通者一二人差送為當○憲府啓曰朔

州府使金義亨性本貪鄙前為慶尚道水使時不恤軍卒專事

剝割朔州關防重地殘弊尤甚不可以如此之人為之請速遞
大抵平安一道凋弊已極守令宜別擇差而銓曹不擇注擬至
為非矣今後請擇差答曰如啓○義禁府啓曰考之律文則父
妾通奸斬待時父妻通奸無律萬齡以何律照斷傳曰大抵重
律不可以臆料為之此事非輕當以律文定之子當父在之時
蒸其繼母其罪尤重明日召三公與禁府堂上會于寘廳與律
官僉議以啓○午時太白見於未地日暈夜彗星見軒轅星西
角下尾長四五尺許色白○辛未三公及義禁府按議律文奸父
祖妾者各斬云不及奸父祖之妻究其所以古今天下子無蒸
母之理故不及此條矣萬齡自其父生時蒸其繼母三十餘年
連次相奸無異已妻其罪惡之重其難容口如以為律文所無
而斷以奸父之妾只加斬刑則恐死有餘罪不拘律文顯加極
刑何如又啓曰啓覆為囚求生道也萬齡極惡大罪少無可疑
人皆顯知而共嫉不須啓覆也傳于禁府曰依議照律○壬申
夜彗星見於酒旗星北尾長四五尺許色白○癸酉御夕講

侍講官權續曰近來災變近古所無山臺時人牧雜像中有造孔子像書額字其上云聞之至為駭愕昔宋臣孔道輔使于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慨然經出言于契丹主曰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况我國以堂堂禮義之邦造設先聖之像於雜戲之中以示華人埋沒國體至為甚矣凡山臺之物一為閑端傳為後例其掌設官負推治勿使為後例何如上曰至為駭愕此必告于堂上而為之不可不治罪仍傳于政院曰造孔子之像雖有前例踵而為之至為非矣禁府郎官及內資寺官負等推考今後使勿為之○夜雲陰彗星彗見○甲戌諫院啓曰欽問使不可遣之意前已盡啓矣自上以已言于天使而復命遣之臣等亦以天使已知未敢更啓今因柳仁淑還得聞中朝之奇興獻帝追崇內服尚無進賀者我國之使先到中朝有識豈無議之者今湖廣之幸內服無遠近並皆欽問亦未可料我國以海外之邦遣使欽問有乖於禮將恐取譏於天下况名雖卜葬與三宮并行還駕久近未可的

知他日巡遊必不止此今若開端後弊無窮朝廷大禮與君臣
上下商確可否合禮則行不合則改不必以已言強為非禮之
舉遣使欽問之語天使記憶而訝其不遣有何傷乎請勿遣謝
息於他使兼行答曰欽問事前後議論不一事大之事既定之
後不可更議我國知其可為欽問而為之何妨乎且已諭伴送
事蘇世讓明言于天使天使非但自知而已入京之後與閣老禮
部等官談論之間若及我國之事必并言其欽問而終至寂然
則天使必謂我國為皇上之事何以虛言也朝廷亦必以天使
為誤傳也今以中朝之事觀之亦異於古尤不可示之以不信
之事也皇帝幸湖廣雖未當禮下國不可是非於其間衆議雖
以為陪臣之行恐必至湖廣而柳仁淑言五月當還駕云天使
亦到叢州聞中朝之奇不留促還皇帝必速還也謝恩使不得
已入送而亦不可以他使兼也使之兼問起居有何弊乎子意
非特以中止為難大臣之議亦已定也○夜彗星微見○乙亥
大司諫慎居寬等上疏曰天人一理顯微無間感應之妙毫髮

不差因其所召祥孽類至是以古之帝王雖遇小災莫不惕慮
修省以為不測之禍近在朝夕者深知天之示變非出於偶然
也况非常之變駢應疊見則人君所以警懼責躬者宜如何哉
臣等伏見 殿下應天之誠非不至也近者星文示異災變荐
臻白氣白虹布天貫日彗孛太白犯台見晝至於純陽之月繁
霜下雹為變已極况有嶺雪經日不消雖稽經史未有如此之
甚者 殿下遇災之懼修弭之方無所不至下諭求言及躬自
責雖成湯桑林之責無以加矣然徒有其責而無其應豈 殿
下之誠有未至於成湯而然耶臣等竊感焉大抵變不虛生必
有所召揆之人事亦豈無失令之弊政雖不可一一枚數姑撮
其大者言之則為治之要莫先於正家未有家不正而善治者
也竊聞宮闈之間防禁予密或托婚媾或緣戚里憑藉問安內
外交交出入言語無所阻礙至於官爵朝廷之公器獄訟理冤
之大政實緣僥倖得濟其欲者頗騰外議臣等竊恐 殿下正
宗之道有未盡也愛民莫切於節用用度不節則害及於民故

先王度其經費定為一年之貢量入為出無枉費傷用之弊則恒足而民不困今者內用不節施與無常以有限之財供不時之需恒貢不足則有引納焉別例焉市買焉徵索之物皆出於民之膏血飢饉之民其於常貢尚不能堪况數外之貢督出於非時乎非土之產過節之物民不預備無以應辦則購買之際其價倍蓰貴近之家因時射利有以一物旋納旋出者物價日踴民困日極臣等竊恐 殿下節用之道有未盡也人君之德莫貴於儉苟不崇儉而抑奢則民爭效倣末流難支婚媾自有常禮宮室自有定制而今者王子吉禮不遵舊典雖傾國儲猶為不裕則或買之市廛或求諸中朝務極奢侈婚姻之家猶恐不稱轉盡一家之財通求八道之物竭力營辦弊及公私諸君第宅間閣踰制宏侈益甚一石之運殫百夫之力一才之直蕩幾民之財耶供役之卒不堪其苦代立之價日增月益車卒凋斃亦由於此 先王之朝財力有餘而第宅之制不至如今時之宏麗今也百物耗盡而營繕之侈則視古倍焉上之所好

必有甚焉者士庶之家競尚芬華踰分越禮務以勝人傾財破
產尚不知止此豈非 殿下抑奢之方有所未至而然耶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民失其業誰與為國親民之官莫如守令守令
之賢否而一邑之休戚係焉今之為守令者奉公恤民者少循
私利民者多貢賦之入自有其規而因緣科斂固有紀極小民
嗷嗷無所控告蠲減之命恤民之教雖下而州縣之官視為虛
文使民不得蒙實惠賦斂之煩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國之大事
莫重於武備武備失措邊圉不寧則國無所恃我國北接野人
南連島夷撫禦之方或失其宜刀斗之警起於不虞近來為邊
將者率皆貪暴以侵漁為事不徒剝割軍卒使無以自活亦且
徵斂夷虜以啓邊釁甚者陰結富商恣行興販收貨於其家歸
直於任所言之至此誠可痛心關防之重西北尤甚北方之民
連歲飢饉餓孳相望西邊之民亦罹凶歉癘疫之災軍卒因瘁
防戍無人脫有緩急將何策以應之防備之疎未有甚於今日者
也銓選不公請托恣行斷訟循私賄賂無忌薦用不以賢否

而惟其折簡之高下辨決不以曲直而惟其情勢之厚薄賢者無登庸之路小民無伸冤之理公道之廢怨枉之多無足怪矣納諫人君之大德士節國家之元氣雖有從諫之名而無聽受之效則與弗諫無異雖有養士之名而無振作之實則亦豈謂培養之得其道乎近者進諫者非一而優容受之似無違拂然卒未聞有因某臺諫而改某過聽某言而祛某弊焉是則樂聞之誠有未至也頃因朝廷屢經變故目覩慘禍士氣消沮今雖革舊餘習猶存咸懷自全之計未見忠讜之風未有一士以氣節薦拔者一人以懦弱退黜者是則培養之實有未盡也言路之不廣士氣之沮喪不亦宜乎國家之安危繫於紀綱之理亂紀綱不立而能保其國者未之有也今者科條不一誦令顛倒旋立旋改徒事紛更以是為吏者眩於奉行為民者易於犯禁上自朝廷下及閭巷統紀不明陵夷成習百度渙散終至於不可救紀綱之不振一至於此良可寒心今之大病在於崇尚浮文而無實德宵旰求治三十有四年其於葺彌施令之間孜孜

勉勵無所不用其極而尚未見實效者豈典章文物有所未盡
而然耶上之所令不務其實多尚姑息下之奉行徒事文具而
專務苟且規規於事為之末節不知以實德為之本無恠乎治
效之未著也禮貴乎得中而今之事大過於文者亦多蓋內外
有等踈數有制恪守其分不敢踰越禮之節也若外而先於內
踈而失於數是特煩亂而已豈可謂合禮乎我國亦海外之邦
其慰賀謝請之禮不可與內服同決矣近日中朝如有慶吊之
事則不暇待臣之還汲汲遣使猶恐或後事大之誠固豈如
是然尚有內服未及而我國獨先焉內服不行而我國獨修焉
非徒有乖於內外踈數之節西方一路因此困弊不可復蘇怨
讟之興有不可勝言者此豈非禮失於文之弊耶臣等竊觀數
者之弊突厥所由則必有以致之者夫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修身之要亦不過乎正心誠意而已正心之功有所未盡則
身不修而家不齊家不齊而國不治矣苟能用力於此使吾之
方寸天理渾然人欲盡則身無不修而化之所及者廣矣以

之正家則宮闈自肅以之節用則用度不煩以之崇儉而奢侈
之省自革以之斷獄而小民之寃自息舉此而措之何患乎公
道之不行言路之不廣士氣之不振紀綱之不立乎武備之踈
賦歛之煩亦何足慮也伏願 殿下以誠正為修身之本以修
身為正家之原端本而出治躬行而表率嚴內外之分以絕寅
緣之路節不經之用以除引納之弊修儉約之德以去奢侈之
習使第宅有制婚姻有節旌別守令揀擇邊將使賦歛不重邊
圉得寧杜請托之門以張公道斷賄賂之路以伸寃枉恢樂聞
之誠使有懷者必達獎忠謹之士使懦弱者有立一彌令堅法
度以扶紀綱之類靡黜煩文務實效以為應災之實則弊政祛
而治道隆天應至而變異消矣答諫院曰觀此上䟽切中時病
予無以加言更加省念焉大抵天之示變人雖不知天必先知
豈無所召上下孰不憂懼乎移風易俗之道當在於上奉行恪
謹之事亦在於下無其實之言正當時弊當今國綱不振人心不
純或上有所令下有建策少有不肯反致囂囂而皆不奉行是

以能勉者幾何以一事論之邦本最重恤民者蓋寡救荒最急
解活者未聞餘事不奉行亦可知矣○弘文館副提學崔輔漢
等上疏曰天人一理顯微無間茫茫蒼蒼曰朝曰明人之所為
天以監之善與不善休咎類應人君以眇然一身位天地兩間
對上帝表率萬民苟無格致誠功之學修齊治平之功何以
能成位育之效乎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至明
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天不違於人則天災何由而作乎人
不違於下則人變何由而起乎雖然有格治誠正之學而後能
致修齊治平之功有修齊治平之功而後能成大人矣人主
有大人之德而天違於上人違於下者臣等未之聞也 殿下
承 祖宗之統撫盈成之運罔逸罔淫霄旰勵精敬天動民圖
臻熙暉將三紀于茲矣然太平之象未見而危亡之兆已著天
災時變疊見層出白氣布天白虹貫日彗星犯台太白見晝正
陽之日非特繁霜而雨雪雨雪飢饉荐至民多饑孺子蒸其毋

人倫滅絕千古所無之災異皆萃於一時蚩蚩之氓尚且憂懼
有識之士寧不痛哭災變之作雖不指為某事之致茲政施令
之間豈無所召之失乎一女化離足以召水旱之災一言為善
足以退災感於三舍 殿下設德音布告中外使大小臣僚各
陳所懷欲以知致災之源而將以修格天之德是豈特景公一
言之善而已哉臣等叨顧問之列值求言之日安敢舍糊噤嘿
負 殿下修省之美意哉謹綴其切於時病者十餘仰塵清聽
但求言非難而聽之為難聽言非難而用之尤為難伏願 殿
下垂察焉 一曰嚴宮禁傳曰家齊而後國治宮禁者即 殿下
之一家也身為一家之本而國為一家之本也未有身不修而
能齊其家者亦未有家不齊而能治其國者誠以閨門房闈之
間正始之所由基王化之所由肇也今也內治不肅而掖庭不
嚴瑣瑣之徒伺宴閑之隙如簧之舌惑冕旒之聰戚里之人欲遂
已欲則托稱問安駢闐偪側有同歸市罔有限制至於嬪媵阿
儂之屬市井無賴之輩亦莫不因緣憑藉誇耀貴寵官之除拜

至於受點而或云得失猶可以容人力訟之利害在於曲直而
或云得失猶可以有營為時中其言歸之已功受人賄賂衆聽
疑恠莫知端倪廷臣之論列此事非一再而未見矍然改悔之
實使 殿下求治之誠及同於表季賣官鬻獄之風可勝痛哉而
况前日斗筲之輩金安老醫無通交攀付盜據權要伺候 殿
下之動靜揣知 殿下之好惡承順逢迎竊弄威福致國勢岌
岌將至於不測之地此已然之明驗內外之分尤不可不嚴也
伏願 殿下留神焉二曰立綱紀禮曰綱紀既正天下大定夫
人君統臣民之衆益萬機之繁使庶事循理有挈領裘順之勢
者紀綱而已國之有紀綱猶身之有血脉血脉病則支體雖完
而截臍已潰紀綱墜弛則雖若治平之可恃而危亡立至是故善
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而察其紀綱之理亂今也朝廷之
上紀綱不立百工墮戕視官司如傳舍視國事如越人悠悠泛
泛取祿苟榮豪右之家奪人臧獲王子君等以人之寡弱無
所伸其冤叛主之奴謀屬內需朴順見奴婢托陳而勢考理訟

者或被毒殺於順見訟其如婢之被屬內需名分不可紊也而以妾

為妻以孽為嫡崔珣安智以妾子為嫡冒履以至賤隸之徒爭

懷非分冒入官籍忝汚科目陵貴成習興臺廡役歐辱士類恬

不為怪令出不欲反也而立法甫已旋廢不行下旨恤民視為

文具民不畏禁吏多慢法陵夷至此而殿下莫肯軫念寧不

寒心嗚呼紀綱之弛張而國家之盛衰從焉其維持振作之方

祇在人主一身伏願殿下留神焉三曰布公道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人君體天地日月之德用至公無私之道儀

刑四方四方取則故世治則賞罰明而公道行世亂則人慾肆

而私門開波慝之消長國家之興亡係於公私二者之間耳全

也宮闈之間女謂盛而蹊經多端朝廷之上請托繁而折簡紛紜

黜陟幽明方伯之任也而權貴子弟雖愚必保銓衡人物政曹之

任也而才雖可用非勢不擢公論所在不可掩也而用人之際務

悅其人則不顧是非強自注擬曰臺諫有之至如系在下賤而

濫廁朝列金五倫以微職為監役官仕路不清若此不已執簿呼名一吏足矣

國家所以重銓衡之意安在聽訟欲其平也而是非顛倒於賄賂
折獄欲其公也而刑獄獨宜於填寡公道之蝕莫此為甚伏願
殿下克去已私公以示下以杜私枉之門四曰振士氣傳曰人材
國家之元氣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作人之妙惟在匡直輔
翼而培養氣節也蓋天地至正之氣充塞乎兩間鍾於人而為賢
士是氣養得其道則振起興發而濟濟多士可以為邦家之光
養失其道則雖有是氣消縮摧沮爾然而餒矣我朝興運以
來世宗振作於前成廟培養於後宏材碩德負氣重節之士
彬彬輩出自經廢朝誅鋤殆盡焉然無餘漢黨錮唐白馬
之禍未有若此之酷也殿下三十年作成之功宜可以收效於
今日然頃者奸凶金安老聲無煽禍士林氣喪父兄之所教誨
師友之所勸戒者不危其言不危其行故唯諾成風無敢言極諫
之士軟熟相尚無特立獨行之人今朝廷雖非昔日之朝廷今
日之士皆是前日之士也變化未易舊習猶存所謂托六尺之孤
臨大節大可奪者未知為誰耶轉移之機唯在乎上而已昔東京

重氣節奸雄環視九鼎而不敢動七國謀反獨畏漢庭之一汲黯氣節之士係國家輕重如此伏願 殿下遠法文王之作人近述 成廟之培養鼓之舞之以振多士之氣五曰納諫諍仲虺稱成湯之德曰從諫不拂高宗命傳說之辭曰朝夕納誨成湯高宗豈但弗拂納誨而已哉其所躬行之實常存於弗拂納誨之後故能造其聖賢之域也 殿下躬上聖之資有好問之德求言之急有如飢渴受言之易如石投水未嘗有過舉而論之則受以為過舉未嘗有闕政而陳之則受以為闕政成湯之弗拂高宗之納誨蔑以加矣雖然未聞某過某闕因某人之諫而改之某弊某瘼因某人之爭而祛之優容臺諫之美事徒溢於史牒妨政病民之事曾無一分之改紀是徒有納諫之名義無納諫之實效也且如遣使欽問既不中禮又非時宜一開其端後弊難救諫官所論實有深意而諉以己言華使難留至是臣等恐亦有妨於樂聞之誠伏願 殿下舍己從人以盡用諫之實六曰節財用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

財則必至於害民矣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於民則必在於國我朝初業經制貽厥後謀賦稅則有常貢之正數用度則有橫看之細密量入為出不盡人之財以固邦本今也不然橫看之外又有別例之用別例之外又有不時之需今年之貢賦不足則取民於明年名為引納實是再稅何異於魯宣之稅畝乎府庫一空經費不繼尚未知節內用之旨日下有司措辦無由一皆責買於市塵就買於豪貴之家朝入于內暮出于外循環不窮其價日增其不近於唐季之官市者幾希矣嗚呼先王用常貢正數而不為不足今也用引納貿易而不為有餘者何哉田野之民困於引納市井之民困於貿易利歸豪貴害歸於國將至於財竭民散則何以為國此實朝廷之所大憂念經幄所陳疏劄所列莫不以此為急而殿下視以尋常不肯惕念奈國家民生何伏願殿下緩不急之用節浮費之財使斯民得受一分之賜七日抑奢侈伊尹戒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釋之者曰太甲奢侈失之無長遠之慮故告之以此自古人君

未有奢侈而不亡者亦未有儉約而不興者也惟我國家 聖
繼神承儉以足用國富兵強百有餘年太平已久人心不古侈
靡之習漸成而儉約之風掃如究厥所自未必不由於上也奢
侈之風始於宮闈服飾之制必欲殊異彫鏤之玩亦窮奇技競
尚靡麗日新而月不同近貴慕倣民庶視效自作一體誇羨於人
曰此宮中之樣也富者殫射貧者企及轉相僭擬無有記極此
高髻廣袖之謠所由起也至如宮室之制自有定限而王子第
宅綿亘閭里盡棟彫梁入空連雲務極高大侷擬宮闕財竭而
不止滿意而後已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士大夫之家踰制無忌
糾之以法朝撤夕構莫之能禁飲食之品在於適口而上自貴
戚下至黎庶食前方丈非水陸兼味則不屑也恥居人後日費
萬錢傾財破產尚未知悔此何等風也侈心之極也不貴土物而貴
遠物朝京使臣之之絡繹公買私販之太繁車載馬輸因敝郵率
取鄙中原至有賣胡之稱嗚呼此又不可已耶先儒胡炳文曰尚
侈靡而細民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天下

如是上不知禁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伏願 殿下留神焉八曰勵
廉耻書曰惟天生民有欲人之生也雖具仁義禮智之性亦不
能無耳目口鼻之欲不有以廉恥隄防之必至於棄禮蔑義喪其
羞惡之心而將歸禽獸之域矣古人以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
四維不張則國乃滅亡今也廉恥道喪貪風日滋居官者率多
利祿之士牧民者秣培克之人以肥已潤屋為急務以奉
公恤民為何事簡札旁午谿壑難盈不畏人知剥民膏血臨
官自盜略無愧色爭占海澤廣植田園憑籍官力不費已物
托名儒籍奔走權門者得一名於昏夜而及驕人於白日起跡
草澤僥倖末科者無高曾積累之漸而有子孫豐富之樂至
如品非堂上私請伴人布列郡縣責貢及過於奴僕此而不
恥何事可恥伏願 殿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滌貪污之習以
勵廉恥之風九曰慎刑獄呂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
祗德舜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刑者輔治之具雖不
可廢而欽恤之垂亦不可不行乎其間也雖然非佞折獄惟

良可以折獄故臯陶為士致協中之治蘇公式敬以長于王國古之
慎刑而擇人也如此今也世道日降犯法者愈多皆災怙終之
不辨惟輕惟重之或混聽獄之官不擇人物之賢否惟視班資
之高下武夫之麤猛蔭吏之不學或居其位豈復有慈祥愷悌
之念是故強者恣意於惟貨而出入由已弱者畏惴於惟官而
上下由人無辜籲呼於道途憤寃之氣上感于天則可以傷天
地之和也可以召水旱之災也嗚呼病人將死知不可救猶不
付之庸醫之手以試其死生而况以一國赤子之命付之庸劣
之人任其生殺可乎且夫赦者所以宥小過不可數也賊良民
之甚無過於此非所以慎刑之意也伏願 殿下法虞舜欽恤
之意得臯陶蘇公之良以任司寇以慎刑獄十曰修軍政禦暴
保民王政之所先迨天未雨聖人之所戒必也克詰於無事之
時而張皇於有事之日節制於搏俎之間而折衝於千里之外
然後夷狄不得伺其可乘之隙國家長治而久安也我國南隣
島夷北接野人三面受敵不可一日而忘備也設鎮設堡選將

鍊兵大而**有兵使水使焉**小而**有僉使萬戶焉** 祖宗規畫之
意遠矣然而昇平日久狃於尋常為將者唯知侵漁之為利為
兵者不識坐作進退之節西北二界國之門戶民多飢死十室
九空團鍊護送項背相望西方軍馬病斃殆盡加以各邑守令
要買唐物於所管之卒少給其直責徵溢價之物子子窮民何
以為生胡人之來邊責納貂皮誅求無厭其怨益增不樂來朝
惟思竊發倭奴留浦法當禁其出入而恣行民間彼必知吾守
禦之踈虜居城底義當辨別族類而貧民丐食往來無問彼必
揣吾飢困之狀邊釁將萌而軍政若此脫有緩急未知朝廷施
何策而措之耶當今之勢比之於人言語動作似若無病而和
扁望之必却走而不顧矣伏願 殿下念聖人陰雨之戒體周
家詰戎之訓得薦頗李牧而使守邊城預修軍政保邦於未危
幸甚凡此十條皆前日已陳之芻狗其於應天弭災之道似乎
迂緩苟能行之以實則災可轉而為祥而未至之禍猶可及止
也答弘文館曰今觀此疏切中時病上下更加省念焉大抵災

變豈有虛生古云應天以實不以文凡事以實為之可也如華

朝之事雖一事若已知而示之不信則華人以為事事皆類此

是非細事故予謂難期也恤民最重上下每念於心其奉行者

幾何用人伸冤皆是重事而疏中論其不公之意至當也然上

有所失予當察之下有所失亦各察之每事無不省念則應災

之道得矣○丙子政院以伴送使蘇世讓意啓曰從事官嚴所

弘文館經筵事緊不可久在外故使之先還天使送二小簡

于臣其一求登科錄也其簡云前日所抄登科錄只有詩表論

恐非全書乞全抄二本與皇華集同惠俾得見其一請所製

詩文擇錄皇華集也其簡云此行性返在迫偶有所作一時

辭缺項足下校擇其稍可觀者略刻數篇以備諸體其餘不必

盡刻庶幾他日不至傳笑君子愛人以德彼此相體貴精不貴

也多臣咨之曰我國以詩賦疑義取士為生員進士就學于泮宮又

試以論策講其經書取為及第其所試之文各自取去而不載

于故無登科錄矣大人所製雖片言隻字殿下皆寶藏之

何敢取舍乎云○夜彗星見於星星南丁丑夜彗星見於星

星東南○戊寅諫院啓曰軍器寺副正金馮前為水原郡守時
專務事人不恤官事且常疾邑人不從其令欲置重罪陰囑用
事之人恭無擇時為大司憲故為棄官使發其論陷人非辜至為無狀收
叙已足今又恣叙未便請改正傳曰如啓○日微暈夜有雲彗
星微見○已卯大司憲林百齡等上疏曰天人之際一理相貫
精稜相盪善惡相推事作於下象動於上感應妙之捷於影響
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變以譴告之不知自
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之仁愛
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故明智之君遇災則懼側身修行一於誠
敬若徒事虛文則非但無益適足以欺天而已豈所謂應天以
實乎近者白氣布天白虹貫日彗星犯台太白見晝天之譴告
殿下者至矣又於正陽之月繁霜積雪相繼告凶意者殿下
下自省之道未至於至誠故天乃又出怪異以警懼之乎亦可
以見天心之仁愛殿下欲扶持而全安之也今之弊政足
召災者固多姑舉其一二仰瀆宸聽伏願殿下以察焉傳曰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房闈之內燕安之際必有慢易恭僻之念得以賊吾光明正大之德則沉湎肆意無所紀極偏黨反側之心於是乎生黃綠攀附之徒由此而起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以行請托卒使朝政昏濁國家危亂今者因緣婚媾憑藉戚里外假問安內濟私欲以至阿保之屬市井之輩莫不雜進掖庭如市其女謂之盛行宮闈之不肅可知矣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奢用則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國家恤民之典無所不用其極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今也不然矻於昇平厭於為治不慎儉德奢侈之習日滋愛養之心日忘宮闈之內爭尚華靡婚禮之際亦極瓌麗經外之費不時之需日益而月增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其數有限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用幾何其不匱也嗚呼用度之不一節賦斂之無藝有不可勝言民生之困怨讟之興無足怪也孔子曰使民以時蓋使之不以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民不被其澤矣是故我先王制為令典役民歲不過六

日其固本寧邦之意至矣盡矣今也王子第宅不遵國制務極
宏侈一木一石之轉必用百夫之力呼邪之聲不絕於口鞭笞
之罰日加於身救死不贍終至於逃匿則為官者繫縲其妻子
賁價於其族以及鄰里之無辜者故一卒之逃一里破產甚者
交通監繕之負故放其卒而責收其直利其如是謀緩其役一
月之功遷延於一歲之外其為弊難以言形管子曰禮義廉恥
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也貪風大肆公道不行銓選
不擇能否黜陟由於關節為士者亦不能安靜自守以待時用
朝登科第暮趨權門以為媒進之計父勉其子兄勸其弟悠悠
成風曾莫之愧且王子駙馬之家聞民有贓獲土田托稱陳告漁
奪無忌間有持契券就辨於官則為官者亦畏權勢遷延不
決以待逾期以是被奪者不得辨而背主者爭趨之嗚呼四維之
不張至於此極公道之廢苞苴之行亦可知矣木從繩則直后
從諫則聖是故古之帝王立賞而勸之制刑而威之傳曰興王
賞諫臣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今我 殿下雖有好問

樂善之名無及躬自責之實謂之言路通可乎頃者近侍之臣
駁逆臺臣者欲以開言路振士氣而又以布置腹心為疑諫止
欽問者欲以祛時弊慮後患而又以陪臣憚勞為疑疑之之端
開則將至於無人可信無事不疑誰肯披肝膽自慶於見疑之
地哉古人云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臣等恐如簧之舌左
腹之入未必不自此始而詭詭之色將推人於千里也書曰欽
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刑者輔治之具有國者之不可廢也而
欽恤之意不可不行於其間是故古之帝王莫不擇人而任之
如皋陶之協中蘇公之式敬是也今也官不擇人故為是任者
或非其人暗於折獄者莫辨是非輕重失宜深於文者鍛鍊而
周納之及其獄成雖使皋陶見之猶曰死有餘罪黷于貨者視
其貨之厚薄而出入之不復有慈祥欽恤之念况望其期于無
刑民協于中乎無辜籲天憤怨半道其所以傷天地之和者莫
此為甚獄訟之滯冤枉之多斷可知矣邊鄙者國之藩籬也藩
籬固而家無盜竊之虞邊鄙固而國無侵凌之患我國南鄰島

夷北接野人不可一日忘備也今也昇平日久武略不競為將者率多庸鄙不恤軍卒專事割剝或被縛於野人或取侮於倭奴得罪者非繼而犯之者不絕以此而欲折衝禦侮衛國安民不亦難乎北道饑孳相望父子不相保朝廷方遣官賑恤猶不能全活而為守令者不體 聖上憂念之意不盡心於賑救之方使命將至則先括飢民出之他境或如線之命未絕而遽埋之塵土之中似若無飢民者然邊鄙之凋虛撫禦之失宜豈有甚於此時者乎桀驁之將萌不可不慮也士節國之元氣紀綱國之脉也元氣壯而脉不病則雖瘠不害士氣振而紀綱立則國無危亡之患頃者奸凶金安托婚姻之勢揣 殿下之意竊弄大阿威福自恣事有可議者莫敢枝梧人有觸犯輒遭毒害杜口結舌以言為諱遂成唯諾之風無慷慨敢言之士紀綱蕩然士氣沮喪然則振士氣立紀綱壯國家之脉而扶國家之元氣者非當今之急務乎凡此數事皆好政害治之大者也有一於此亦足以致危亡之禍况兼有之乎 殿下能存誠教於內

無終食之或忽無物欲之或蔽使方寸虛靈洞澈則人之邪正
事之是非自不能逃於鑑空衡平之中茲數事者自不得為吾治
之害應天之實孰有過於此哉然則和氣自至災沴自弭矣伏
願 殿下留神焉 答憲府曰觀此上疏皆中時病上下所當留
念災變非一豈無所自應災之最切者邦本之困苦也近來邦
本困瘁日益周敝者豈非親民者之失職乎守令不恤民隱監
司不嚴殿最利民日益豈為細故哉疏曰駁違臺官諫止欽問
之事自上疑之云云予意本非有所疑也非有疑之之意已傳
教于政院憲府亦自聞之今不辨言也其餘他事雖有可論大
抵言官陳疏者責教上下之所失也上下各自留念可也若事
事辨論則又有虧於求言之實故舉大槩言之○憲府啓曰破
家瀦宅律文所無而今以趙萬齡罪大惡極 命破家瀦宅律
外之事不可開端一開其端後弊無窮請勿破家瀦宅若曰律
外之事不可開端之言至為當矣但萬齡之事人倫大變其與
殺父者有異而其罪惡則同也殺父者外方則降其所居邑號

而其邑乃通津無可加降之彌故只破家瀦宅矣前日禁府堂
上會賓廳議啓而奉承傳為之矣若今時始行宜謂之開端此
有前例非開端之例也又傳于政院曰破家瀦宅必有前例今
該司考啓○戶曹堂上啓曰丁酉年天使後所經之處貢物擇
其可減者而量減矣今年亦以天使所經之處其減今年徭賦
事傳教其擇可減者而量減耶抑全減耶敢稟傳曰今年天使
所經之處受弊甚多今年徭賦其全減之○夜東方有氣如火
○辛巳傳于政院曰守令僉使萬戶等專以侵漁為事不恤軍
民莫此時若也黜陟嚴明則必皆謹慎民亦蒙惠矣不可以事
事罷職嚴明黜陟並諭中外○壬午憲府啓前事不見○傳于
政院曰明日大臣以拜表當到闕以臺諫所啓及予所答之意
議大臣以啓憲府所啓趙萬○癸未遣戶曹參判鄭世虎賀聖
節工曹參判李清欽問遠行南服起居兼謝陪臣賜宴○領議
政尹殷輔左議政洪彥弼議啓曰趙萬齡既犯律文所無之罪
當伏律文所無之典所以破家瀦宅欲並與其凶穢之迹而滅

之也罪如萬齡者固不足惜不至如萬齡者依法司所啓勿復

舉行何如答曰知道○夜有雲彗星不見○甲申副護軍崔世

珍以大儒大奏議卷二皇極經世書說卷十一進獻曰大儒大奏議

雖皆古文然新撰裒集宜人君所當觀鑑皇極經世書說亦我

國所無敢獻請印行使人人皆得見之傳曰知道仍傳于政院

曰崔世珍前日亦以關於治道之書如諺會四聲通解小學訓蒙累

進今又來獻雖在閑官用心至勤如此者不易得也事大咨文

亦必與議為之世珍為承文院提調其功豈少哉况為堂上亦以特加階

且賜酒○諫院啓曰崔世珍今以書冊進上特命加資世珍

既為承文院提調本院之事乃其職分書冊進上賞賜亦是二

品重加不可濫授非人請收成命答曰崔世珍有關治道之書

累次進上其意可嘉故特加矣臺諫所啓至當改正可也世珍賞賜

熟馬一匹○傳于吏曹曰今見官案工曹察判有闕其以都承旨黃

琦特加階為之又傳曰全羅道觀察使尹澆受點矣此人為堂

上已久且天使時有功華察薛廷寵天使出來時特加階可也

○以鄭順朋為刑曹參判黃琦為工曹參判尹溉為全羅道觀察使金正國為兵曹參議韓淑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權應昌為弘文館直提學○乙酉御朝講侍讀官尹元衡臨文曰先王問比什伍之制乃禁戢盜賊之意也盜賊興起然後雖善於備禦亦未也及其未形而先治其本為當大抵為盜賊者其心豈盡兇暴哉在上之人撫養不得其道使飢寒切身則其為盜賊亦出於不得已也孟子曰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樂歲終身皆凶年不免於死亡苟如是則老弱填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欲民之不為盜賊難矣字牧之任專委守令而今之為守令者率皆培克之人惟以割剝為事故一經華使之行民力已竭加以旱勢至此兩麥盡枯已非豐登之候蘇復之策所宜預講上曰盜賊之興迫於飢寒而然也撫養得道使民不至於飢寒乃弭盜賊之本也字牧之責在於守令所當各別下諭而視為尋常不務奉行固無益也然亦不可以此而不為也元衡曰方今民弊不一難以枚舉竊聞內需司自辛酉年分給私債于外

方丙子年以有民弊革罷矣今則雖不分給而追計辛酉丙子之間未收邊利私債之盡徵於民若子母相計則十碩之債至

於十年已為千碩年歲已以其受債者或有逃避或有死亡故

徵督於一族隣里窮民勞苦耕獲謹備公債之價內需司書題

年年責出甚苛其弊豈偶然哉內需司私債若不得已徵之則

只收本數而勿計邊利何如書題憑籍作弊之事自上亦當知

之上曰內需司私債令各邑收積于官倉已以似無書題泛

濫之弊矣元衡曰雖使各邑收入盡計邊利而徵於族隣則其

弊大矣民弊之大又莫甚於其人各邑以鄉吏輪次立役國家

用度皆有會計而獨繕工監之炭司宰監之燒木不為會計只

記所納之數而不記所用之數以炭言之一年所納多至一萬

三千餘碩而九千餘碩無去處云浮費之廣因此可知當初

其人分定時如平安道渭原碧潼全羅道康津海南等處極遠而

亦皆分定民弊不貲雖不分定遠邑而其數止於一萬碩國用

豈不有裕乎上曰書題下去事嘗因忠清道觀察使甲啓本

啓本曰公州居內需司致上代與書題輩同議本司私年邊利
蓋徵於民間騷擾他事題下送則擇定差使負同考文券明

正施而下送矣炭與燒木之弊有司察之可也正言崔希孟曰

元衡所啓至當非特炭與燒木也他各司所納之物莫不皆然
凡不關於國用而貽弊於民者一切蠲減為當內需司私債罷
去已久而累年邊利復收於民民怨豈淺哉賢守令為邑若庫
有餘粟則民間逋欠皆減簿籍以除民弊况國家雖無此邊利
不足為輕重今若一一收之非但取怨於民國體亦有虧損並
行蠲減則民受一分之惠矣上曰督納邊利其弊果大此則
決不可為也○日暈太白見於申地○丙戌御夕講崇贊官
崔輔漢曰頃於延訪時自上言侍從論適臺諫之弊至謂茲
臣將欲布置腹心則必有如此之事當察於幾微云臺諫一時
盡適當初非不知騷擾也朝廷紀綱臺諫維持臺諫若循默則
人君無聽言之路故不得已攻擊耳大抵臺諫有失則侍從當
攻之臺諫若無所失則豈必好事而攻之哉自上當察事之
是非若一切以攻臺諫為非則亦有後弊矣上曰延訪時所

言非指今時之事也泛然論之以救後弊也聽之者不能分析
恐或置疑於其間耳輔漢曰無疑之意累有傳教故臣等今已
釋然矣 聖意若有少疑則恐上下之情不能相孚也大抵姦
人無世無之自 上先定好惡不為所搖則姦人無所容矣○
丁亥傳于政院曰今有駭愕之事東山色內官例進節果今朝
以摘覆盆子入于後苑則外城內墻之間有僧隱伏擬出問之
則同入之人今曉逃去不知屏之云令宣傳官多率軍士挨捕
可也其見捕僧致于政院急速鞠問以啟 招辭云僧問修出於
金海雲遊無定日不記
前一朔遇破衣乞糧僧智雲於小鉢窻其後或離或合本月十
七日又過於小鉢窻二夜同宿十九日與智雲乞酒食於門外
會集處日暮時僧入彰儀門智雲導我而行到宮城外語我曰
越八此城有所為之事蓋從我言我以越入為難智雲曰我未
削髮前屢入此城多有所為遂超登城上下垂長索我亦上
同宿于林莽間及昧爽時因吾困睡蓋取吾囊鉢而去失其所
之尋蹤東向並失其跡逗遛次波提且傳曰見此招辭至為荒
曰智聖俗各張小明曾為禮曹羅將

唐前者內帑庫及弓房有偷竊之變無乃此等入之所為耶且

此僧曰智雲先登城下索縋上云史官內官及義禁府郎官押去

此僧于所登之處作下索縋上之狀觀其真偽可也史官等啟

曰東新門水口軍堡之前乃此僧所登之處使人垂索則此僧能執而上矣政院啓曰此僧招辭見之首謀越城者智雲而逃躲漏捕宮城內可疑處別為搜索而都城四大門令把守軍士譏察荒唐之人何如傳曰啓意至當聞此事者孰不駭愕如此大獄不示以嚴威難以得情今欲親問 命召三公禁府堂上○領議政尹殷輔判義禁府事柳溥左議政洪彥弼知義禁府事李龜齡承命而至傳曰今朝東山色內官以果實摘取事入于後苑外城內墻之間有僧隱伏捉而問之非我所謀同行僧智雲誘我曰我未削髮前屢入此城之內多有所為云至為駭愕欲親問示以嚴威期於得其實情也 上御思政殿筵下領議政尹殷輔等入侍傳曰內官宣傳官等徃僧伽寺捉一僧問於寺僧則曰此僧以客僧今朝始來容貌形體相似年歲亦近問其名則曰學祖云疑此僧亦智雲捉致于迎秋門外亦令閭修出而面質可也承旨韓淑與問事官將閭修出外面質後回啓曰閭修初則熟視此僧似有相知之意及其面質則曰此非

智雲也兩僧形色甚為荒唐矣傳于尹殷輔曰以淨水菴僧伽

寺小林窟等處被捕者與閻修面質以啟殷輔等回啓曰僧伽

寺捕來僧學祖疑是智雲也閻修言其僧便捷狀健之事甚詳

閻修言其僧驍勇能越高而此僧則曰我非智雲乃學祖也亦

不能勇捷云小林窟僧二名皆不見閻修閻修亦不知二僧云

傳曰學祖若真是智雲則閻修畢推後智雲推之可也韓淑以

學祖招辭進啓招云出於東萊雲遊無定止接于重傳曰僧伽

元住僧捉來面質重興寺僧亦捉來問學祖行止可也傳于尹

殷輔等曰閻修以學祖為智雲學祖曰非智雲閻修又曰智雲

為禮曹皂隸而考於禮曹則無張小明之名又於面質時不能

直招恐是詐也殷輔等回啓曰智雲指導之言雖似虛妄然閻

修每指學祖曰以汝之故至於死地云又曰智雲謂我曰此城

之內有仇人金金伊與汝刺殺又智雲謂我曰越此城又有三

墻與汝死生間終始同心雖留連七八日期於必殺云此言雖

似不實然言端已出但恐不能忍杖還至殞命則不能得其實情

也傳曰閻修今可加刑然殞命則實情難得學祖姑勿放送待
 僧伽寺僧之來問曰學祖今朝往汝寺云何時往乎其行遲乎
 速乎其氣色安舒乎驚恐乎細細問之殷輔等回啓曰以閻修
 所供之辭詰于學祖則學祖曰彼僧已言之吾罪滿天下而不
 服指導越城之事反覆詰問曰汝若無罪則何以曰罪滿天下
 乎學祖曰自分必死故如是云但僧伽僧曰學祖昨日自外而
 來不言今朝入來何以為之傳曰今已夜深明日推鞫可也○
 巳時太白見於申地日暈○戊子傳于尹殷輔曰重興寺僧之
 招辭與僧伽寺僧之招辭相同今當更問曰學祖平日有驍勇
 輕捷之事乎有之云則學祖更詰可也殷輔等回啓曰推問重
 興寺僧則學祖平日別無驍勇之事云且閻修所言皆誕妄似
 難取實然妖說閻修言為關內神靈所憑超入宮城甚多朝廷察鞫似當請臺諫
 長官來察何如傳曰可政院以閻修招辭入啓招云京居內需寺如尹萬千以
請簡通于我曰屢惠芒鞋多謝多謝一求相見云本月十八日
以見萬千事來京到官城外欲見石丁妹石德輔時着白登
城底入建春門而把守軍士呵禁不納迤邐到宮城北攀援越入
城底有一松隱處其下其夜大雨投宿小門翌日匿于枯松下

云推官問之曰石丁是向人閻修曰今則出家僧名敬宗其父石乙居建春門外其味石德為內人云又曰隱伏時見一男子

遺溺于門而去云傳曰以此招辭見之昨日所言皆是修飾也聽看審內

官之言則璿源殿北蓋瓦有撤去者又以破衲塞門隙云此非

一夜間所為也閻修所拱與內官之言相同矣招辭又曰見一男

子遺溺于門內云此必見璿源殿直或文昭殿水刺間人也

以此見之閻修所自入他僧不干皆放可也尹萬千及石丁之

父拿推亦可其侍建春門把守軍士亦憑問可也尹設輔等啟曰

閻修與尹萬千面質則閻修指萬千曰吾乃奉恩寺僧網德網德問修

俗名奉恩寺得病之事汝所知也萬千曰吾嘗往來于奉恩寺此

僧則必聞吾名而見吾面也吾則未嘗見之云石丁父石乙屎曰石

丁年十二出家為僧聞居住于龍門山而絕不往來故不見已父

云大抵閻修越宮入城累日隱伏之情極為難測而尚未服窮極推

之何如招辭所云欲見石德之言非其實情明甚雖冥頑迷劣之

人豈不知越入宮城不可見內人乎窮推得情何如傳曰所啟至

當閻修詐言非常敬宗石丁姑勿捉來詰問于閻修曰設使欲見

石德而人知其難見則即當還出留連數日必有其情窺伺越墻偷盜設計亦有同謀之人反覆詰問不直納招則加刑可也○日暈已時太白見於申地○己丑尹殷輔等啓曰閻修以昨推日所推之乎且此僧能知城內之事非前日往來者不能如是詳知不然必有指導者以此推問何如傳曰啓意至當此僧變詐莫測似難難服今以權辭問之曰宮城之事汝若不知則必有指誘者指誘之人今已捕得一承服汝雖固諱無益也以此反覆詰問可也殷輔等回啓以傳教意問之則欲見取服之人面質云茲詐莫甚非平問所得情也又傳曰今聞此言閻修姦詐之狀尤著矣今當復以權辭問之曰今汝若輸情而與取服之人所言相同則可以面質以此詰問可也殷輔等啓曰以傳教意問之則曰初無指誘者而云指誘者已服故欲見其人面質矣吾無他意不須煩問吾知死所矣何不速殺言之凶悖至此加刑何如傳曰此僧真奸賊也前後變詐不可殫說然以大杖急打則恐易殞命徐徐杖之期於得情可也○日暈已時太白於見申地○壬辰六議政

金克成復 命後啓曰近來旱災太甚恐失西成之望十八日
夜大雨高燥處已濕汚下處亦足兩麥已向熟成實稻苗亦已
生長自 上方以農事為慮故以所見啓之史臣曰克成身為
大臣當旱災切迫之時不知燮理為何事反以掃墳是急厨傳
之弊及於州邑其還又虛張農事以悅 上聽鄙哉又曰克成
為右相未久而卒然於同僚中頗有宰相度量餘碌碌不足筭
○癸巳傳于政院曰閻修所言虛妄以難取實然今日又詰問
不服則刑推又不服則以越城罪取服罪之可也○承旨韓淑
來自禁府啓曰閻修不省人事令醫負診脉則脉道垂絕飲之
以藥還吐不下難以推問故委官罷去傳曰知道○憲府啓曰
僧人閻修諭入宮城事甚駭愕所當窮訊得情今又加刑必斃
杖下情狀泯滅人心益甚疑恠自言金海人而父母俱在云請
姑緩刑訊推閱根脚且其招辭雖反覆變詐以不可取實然欲
得其情宜多般推問事干人等請并推問答曰閻修所言狂悖
虛妄似不足取實然昨日招內所言石乙山拿囚其根脚亦推

閱可也○甲午副提學崔輔漢等上劄曰妖僧潛入宮城迫近

禁籞竄伏累日韋就擒執不復具備證左詳鞠審問而刑訊重

沓遽使殞斃情緒莫靈變異不測人心悶驚駭恠彌深妖僧誣

妄之言固不足信而其所謂或從寶曇寶曇金海僧人以假托

或因行思行思奉恩寺僧為寺住持亦托內旨事佛者出入建春門一端足以益人

疑惑而有識聞之罔不寒心設門九重閭寺守之通籍之外無

路自達萬一經覘之徒容迹其間則宮闈之蕩然無禁此可知

矣臣等聞之道路降香諸山宮使相望輸運內帑供佛施僧雖

無好佛之名而有好佛之實臣等固知 聖學高明不為異說

所迷而使禁防不密者亦 睿鑑之所未及照臨也然流俗所

趨人聽已惑自近傳遠難以辨明以三十餘年內聖之學右文

之治而顧使偽誕妖恠之輩污蟻清明之化豈不痛哉妖僧既

斃其所逮引似難窮詰如所謂寶曇行思之類不但騰此僧之

口巧點詐誣積人之憤久矣至如陰緣蹊徑多蓄貨寶托稱

內賜誇耀惑衆而久稽顯戮豈非失刑不特此也刷括僧徒毀

撤寺刹至於遣官法非不嚴而差官纔返旋復構葺守令利私
役而不之禁監司慢國禁而若不聞僧入都城國有常禁而特
鉢衣緇者恣行街里勸誘因緣出入無忌糾禁解弛之極馴致
越城之變舉此一隅亦可知紀綱之不立也臣等非以一二妖
僧得以惑一國之耳目且知 聖學之明必不眩於邪正之別
矣祇其所供干涉官壺不能無羣情之疑恠 殿下苟能學就
精一家法有截常使官禁之中莊肅齊整外內不相接欺蔽無
所容則奸細之人雖欲藉口其可得乎伏願 殿下勿以妖僧
誕妄為不足恠惟以不肅為大可憂加功於易忽之地過流於
涓滴之初答曰妖僧越城之事亦是災變上下孰不驚駭哉但
聞修招內所言變詐不一不可取實也此則不干於佛事也然
因事益察可也官禁更加禁斷焉○乙未傳于政院曰近來接
待夷狄漸不如古故邊釁日起此豈特邊將之失朝廷處置
亦有所未盡故也倭人野人來館于京者交通商人私買禁物
而事若發覺則所買之價盡沒于官其結怨豈小哉今後只治

罪商人而勿行沒官之法何如議于大臣○伴送使蘇世讓復

命後啓曰皇華集凡五卷皆已楷寫而來然錯誤處尚多御覽

後還下則令從事官等崔演嚴昕常仕于校書館校正印出何

如日記備載一行之事故敢獻權權近應制集權初國初人快大

京大明又賜御製權大相高皇帝間其能詩特賜引見命題賦詩大加稱賞館伴

金安國進于天使而求詩天使製贈且曰集中有高皇帝御

製詩名之以陽村權近先生應制詩似乎不恭宜改曰應制承

恩錄又謂欲得印本觀之云請印送何如天使所製詩平安道

則已楷寫刻板懸掛矣黃海京畿兩道則未及為之今能書人

楷寫下送何如郭山孝女金四月之碑四月其母得惡疾斷指

碑道左以旌孝行天以三尺惡石造之立於田頭草萊之間於

天使所見殊為埋沒今則飢荒最甚功役亦重不可為也姑待

豐歲以熟石改造立之路傍高處何如葱秀山翠屏山二山俱在

山碑閣天使董越葱秀山記吳希孟翠屏山雨過大而今天使所

製詩文亦多若刻碑立閣則弊甚予賞請楷寫刻板懸掛閣內

何如天使所經一路凶荒義州龍川鐵山等邑饑饉尤甚人焉

困斃勢將難支而往年田稅督徵不已嗷嗷溝壑至為矜悶請

量減田稅何如安州關防重地使臣來往亦絡繹相繼而近來

厲疫大熾官奴婢死亡殆盡特為棄邑奴婢令該曹量定以開

蘇復之策何如京畿黃海平安三道天使宴享豐殺不同軍威

兵率天使前後多寡亦異從一磨鍊以定後規何如天使所請

硯子華察薛廷寵謂世讓曰欲得好硯須從後已令平安道觀

察使精造矣後日赴京使臣入去時令觀察使直送乎齋來看

品後付送乎且天使臨別時所贈手中二銀小鐻二香茶一封

上清元藥名主一封扇子二把及在湯站上國名所送扇子二把小臣

不敢擅便敢獻傳曰啓意知道天使所贈物件還下矣卿其領之

田稅量減事當問于該曹而處之天使所請硯子令平安道觀察

使精造上送政院看品後入送似當皇華集應制集亦從速印出

與硯子一時入送而冬至權機行次可及則付送可也予適以齒痛

證傳視事故不得引見也近以謹天譴不為宣醞矣卿初自遠

行而還故別為賜酒且卿為內醫院提調故言之予素有齒痛
證發作無時發則面頰盡腫矣考於方文試用諸藥而竟無一效
欲使內醫問藥於中原內醫一人冬至使行次入送何如○午時太
白見於申地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九十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九十一

六月丁酉朔右議政金克成議啓曰平安道極為飢荒加以天使往來本國使臣絡繹非但一路闔道同受其弊減租事宜如世讓所啓但本道防戍緊重內地田稅分入沿江各鎮以補軍資以備不虞聞江界等官軍資不裕此不可以不慮也內地各官應收田稅之數及沿江各鎮所儲軍糧足不足令該曹詳細考覈量宜磨鍊施行何如傳曰依議施行○以金安國為議政府左叅資林百齡為工曹叅判柳灌為司憲府大司憲○太白晝見○戊戌夜有雲自西方至巽方橫布散如白氣漸移南方良久乃滅○己亥兵曹啓曰平安道觀察使金麟孫啓本山羊曾居住彼人等書契以為漁獵野人邊將無故殺傷一年或三四人或十餘人俺等當報復云邊將斬獲彼人近年所無之事也觀其意似欲以此恐動仍要鹽米等物也然事關邊釁何以處之伴送使蘇世讓所啓軍威軍卒多寡不同事本曹初無指教而本道亦不取稟矣然郡邑大小不同故軍卒多寡不一今乃

使之同似為不可姑先行移于平安道問其由而後為公事何如傳曰彼人書契事議于大臣而處之可也軍威軍卒事果非兵曹好為下書平安道監司使之量宜酌定馳啓而為公事似可然伴送使所啓并指三道黃海京畿等道亦下書可也○諫院啓曰京畿全羅兩道圖籍外寺刹遺官撤毀如有復創者治罪事立法而反聞畿甸之內或立創寺者或有修基者畿甸如此外方可知其不有邦憲恣行無忌極矣請下諭兩道監司窮極摘發其主創者及所在守令并推考重治答曰如啓○成均館生負柳禮善等上疏曰前月禁苑中有僧潛竄捕繫鞫之死于箠楚情狀黜黷衆聽疑惑是何禁嚴之地兇穢之于其間明昭之時而變恠之至於斯也臣等聞理旺則妖孽息氣衰則邪沴作世之為妖孽為邪沴者莫佛者若也惑吾民亂吾道其為禍幾熾幾作於理旺之乾坤氣衰之家國乎自漢唐以來無明君誼辟闡扶正之見篤閉邪之誠人其人火其書痛絕其根抵而使悖誕之流至今滋蔓吁可惜哉今我殿下以冠古聰明洞無

繼歷朕尊先聖以出治右斯文而興化于茲三十餘年其勦治
弊端拔本搨根庶大有待於今日矣然臣等見 殿下之於釋
徒每求勦治之策而訖無斷熄之效方圖沮遏之機而反生陰
肆之勢其禍慘於蕭牆如此何也豈非 殿下排闥之示其文
而略其誠崇奉之無其名而反存其實乎往年募役給牌欲因
是漸治而給牌之後兇徒益盛恣行無忌臣等上章請先撤奉
先奉息二寺以絕其根本而 殿下不聽且諸道寺刹以次毀
撤 殿下之下旨而京畿全羅毀寺之後廢不復行此 殿下
之排闥徒示其文而略其誠者也 殿下明睿齊聖吾道是尊
仁義是修其不惑於左教固也然臣等聞 呂使之傳香諸山者
比比有之遠輸諸寺者日月相繼金銀照耀於供佛貨財充溢
於施僧 殿下雖不及知而為弊至於如是此 殿下之崇奉
無其名而反存其實也臣等今聞奸僧跼伏御苑密邇掖庭此
千古所無之事也其為妖孽為邪沴為如何哉脫使不就擒執
而潛行宵臆則又焉知變故之生於不測乎且其所供因緣寶

曇行思出入宮門有素云則其不嚴內外禍結肘腋尤為寒心
惶駭者也彼寶曇行思之恣行無忌騁妖誣惑朝野之所共憤
則可驗其言之信然矣臣等初聞愕然起嗟以為 聖明之朝
寧有如此之變哉必也 聖上之所驚慮大臣之所深憂徐刑
窮訊得其情狀追捕寶曇行思明示典法徇于都市然後申禁
制之令下搜毀之旨盡根株痛斷而後庶可以快輿情之望除
一國之害臣等之俟 命旬有餘日而 殿下不聞有所處置
大臣不聞有所獻議諫官不聞有所持諍臣等竊惑焉夫僧之
不得入城國有常典而今者憑籍蒲牌出入闐闐是固駭人之
目憤人之心者也况又宮禁深邃內外關隴而異服殊形者敢
自踰越而潛入彼折柳之樊圃在夫猶且瞿瞿况此密近之地
苟非素所交通心忸而目習則豈能一朝居然投足哉噫宮掖
之不嚴關防之不謹僧徒之僭濫可知而其為變孰大焉昔梁
武帝三度捨身於同泰陳高祖效胡人瞻拜於觀闕唐憲宗迎
佛骨於大內茲數君者皆信惑異端坐致亂亡傳笑千古而當

時亦未聞僧之自投禁中也 殿下見一星辰之異一草木之

妖則知所以警省以弭之修德以禳之而至於妖邪變怪若是

其甚者則視為尋常無所惕畏臣等恐不測之禍近在朝夕也

夫僧之根柢在於奉先奉息二寺 殿下雖屢下搜毀之 命

而僧徒猶指而相語曰二寺尚存吾屬無患矣然則不毀二寺

而毀他刹是猶溉其根而斧其枝葉也欲求僧徒之絕其可得

乎今之入禁苑為妖邪者亦由此二寺近在都畿羣聚負恃出

入無忌故也臣等伏願先斬寶曇行思二僧以治其橫肆次毀

奉先奉息二寺以斷其根柢則邦本殷富王道蕩蕩邪沍穢種

無復綴鍊於其間矣伏惟 殿下篤察焉 答曰妖僧之變上下

孰不驚痛乎爾等之意亦如是也毀寺俗僧一時汲汲為之雖

以決矣而僧徒皆以盜賊而避役者也今若迫之使嘯聚山谷

至於朝廷斥兵搜討則其弊大矣朝廷圖籍外寺刹先令毀去

而推刷僧徒之令已定此漸次之圖也豈不得體乎棄其得體

之令而徒為汲汲之舉則其害亦不細也况妖僧踰入宮城此

是災變之大者也人君遇災歸罪於人有乖於謹災之道也朝廷議定不必更立新法也○庚子 御朝講 上曰近來親民之官例不擇差苟以廉謹之人差送則民生何至困窮乎今則多用老衰之人氣力已憊故委諸下吏民受其弊若一一汰去則似為過矣今銓曹斟酌而用之於閑職可也領事金克成曰上教至當但年雖衰老而所行廉謹則亦當愛惜而勿棄也其間有年少而不能治事者豈可年少而容之哉近來廉恥道喪雖或有廉謹之人但知貴之而無所則效此教化不行而然也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自 上若躬行表率以重廉恥則下人觀瞻感化皆為廉謹之士矣大司憲柳灌曰近來守令廉謹者少貪污者多褒賤之際不得其實雖所行廉謹而一有公錯則置之於下考雖所行貪污而苟無顯過則置之於上考勸懲之意安在哉若重賞加於廉謹嚴譴施於貪污使貪廉有別勸懲得道則民受實惠官無敗事矣大司諫慎居寬曰年少而用之及其老而廢棄果為不可然不能治事貽弊於民則